



明齋言行錄
三

集

附

年譜後錄

共甲

又?
4092
3 #



門文街
第 4092
卷 9-3

樂樓齋

同治

有改處而竟不盡如其言此時烈所以不能無微
意於其間而然也若使時烈果有義利王伯雙行
并用機關權數之心則必循顏情副其所懇而私
之者多矣有何怨仇於宣舉而不從其子之請若
是其堅乎雖以此一事觀之揆之誣辭不攻自破
矣揆之所以啣怨挾憾於時烈者專在於此其書
所謂自碣銘以來實非一言一事者是也且木川
之人有江都倖奴不合享祀之說蓋指言宣舉也
時烈風聞其說而深駭之及見李翔為木川院長
謂之曰君何不能感化侮辱義村之人耶蓋時烈

之意未嘗不厚於宣舉而極乃深信木人反覆自
隱之說反疑其言出於時烈之門下累次迫問其
言極時烈不得已指其所共聞之人許璜而極竟
不問於璜只自作仇益其憤怨其書所謂至於木
川事而極矣者此也近見一種士論以立異於長
者之人比之於子路之愠見人亦必以極之事比
之於愠見然子路則愠見於其師而已未嘗有攻
斥其師而陰與人譏議如極之事也云云

附墓碣銘 甲寅

宋時烈撰

崇禎己酉四月十八日義村先生坡平尹公諱宣

舉字吉甫卒于尼山之居第遠近章甫無不涕泣
相吊來哭奠賻者不絕于道搢紳之高其行者亦
為之歎息齋咨 聖上亟用道臣言贈官及喪需
及奠送者殆數百人既葬其所居之鄉及所經過
之地皆將立祠以享之君子曰盛德之感人也如
是夫公八松公諱燿之季子妣成氏牛溪先生文
簡公諱渾之女胚胎前光以萬曆庚戌五月壬申
生焉崇禎癸酉中生進兩試出入泮宮議論常出
尋夷嘗率諸生上疏論追崇非禮丙子金虜僭號
遣二使至公又倡論再疏請斬虜使以明大義冬

虜六八公奉母夫人入江都八松公從難于南漢
城公與同志欲渡江冀間道達南漢又論任事人
偷安之失既不得行則自請分隸城守明年丁丑
城陷再本明年難已八松公編配于永同縣以
嘗斥和也明年蒙宥移居錦山公一随侍自是拋
棄舉業專心于性命之書八松公捐館公與兄弟
守喪于尼山盡其情文服闋復歸錦山與市南俞
公蔡築室扁以山泉相對討論窮晝夜不倦又出
入慎齋金先生之門講服質疑遂定師生之義戊
子丁內艱 孝宗大王辛卯連除典設別檢 王

子師傅不就明年廷臣相繼論薦遂以侍講院諮
議召上疏辭時公已歸尼山公門高族大為設規
約以身導率又與鄉人行飲射鄉約社倉等古法
老少信從陞刑曹佐郎再以司憲府持平召自稱
死罪臣詰畿輔力陳江都事以辭適陞掌令進善
又上疏辭 批曰嘉爾守志不變勿辭上來再疏
力辭自是承召不已遂赴 闕陳情 上即命入
對復辭以非所當優 批趣召權公認宋公浚吉
先已入朝權公上疏請令以士服入謁許之復請
免宋公謂公曰不欲承命則亟去毋徒勤 聖意

也三本刪權公認以下四十五字改云進遂留疏

徑歸連以掌令進善召皆辭適已亥五月 孝宗

大王上賓令 上別諭召之即入臨道拜執義旋

以辭適除掌樂院正賜食物使入對辭以疾遣御

醫看病詰 闕陳謝出寓近郊除司業尚衣正又

命入對時 目山甫訖辭命南歸自是屢有執義

之命又以 元子講學官召使道臣存問周貧又

以災異召欲詢消弭之策蓋 兩朝恩禮愈往愈

隆公只受食物書冊之賜而已既沒 上嗟惜其

終不見也蓋公學問之淵源去就之終始人皆見

而知之至其造詣之淺深義理之精粗固非人人

之所可知者况余於公不啻黃鵠壤虫之相懸雖

從公久而服公深不足以窺闖其閫奧又再本刪

下三十字改云然余服從遊從之餘四十年切

磨箴規無有不盡開以訛誑語笑相加則知公詳

而服公深宜莫如余也願以老病將死其於狀德之文益復茫

然不知所以措辭也竊觀諸賢叙述之文多且盛

矣而惟玄石朴和叔之狀該貫遍包據以為說則

庶免僭率之咎矣其語三本刪其語二字添遂撮

曰初牛溪先生得靜庵趙文正公之學於其考聽

松公仍與栗谷李文成公麗澤益至蓋其門路之

正踐履之篤自我東諸儒未之或先也八松公早
遊其門後能抗正大義則先生固已聞知其梗槩
矣及慎齋先生得沙溪文元公之家傳而為栗谷
世嫡先生於是樂有父師考合緒論精專刻厲矯
變充積其博約工程大抵趨坡山法門而上之以
節次根極於考亭矣又曰先生德性仁恕字量宏
深規模謹嚴容貌莊毅無一毫惰慢之色望之輒
知其為巖巖喬嶽底氣像雖義理無窮曲折萬殊
而一以聖賢遺訓紬繹印證未得之發憤而忘寢
平居晨起盥櫛危坐讀書無少倚側其存心以忠

信為主而敬畏為要儼然常若有臨也惕然常若
有懼也燕閒幽獨之中省察克治者愈加精密而
無愧屋漏造次周旋之際威儀動止者自底恭謹
而無愆尺步以至進德之勇汲汲如不及求道之
勤縮縮如不能其於知行相須表裡一致無所不
用其心事親奉兄之禮必極其誠繇此和順內積
輝光外徹昆弟信其行宗戚懷其德朋友服其義
鄉黨化其仁四方之士嚮風興起者幾不可勝數
矣遭值丙丁之禍遂乃絕意於世道及被 孝考
眷禮召之而不至援之而不留也上自 當子下

逮朝著與夫親友之素號知公者無不欲其暨屈
而公確然一定而亡變所以遯世獨立守常經而
任大義終身無有怨悔者固不外是矣然而憂國
之誠不敢少懈苟或所講關係大體者輒為諸公
反復不置其卓絕之資篤實之功立言教訓求之
挽近儔匹鮮矣嗚呼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
不以為阿所好者也三本刪此和叔以下十九字
改云匪諸賢而雖如無秋亦
豈敢為阿
好之言哉至其從兄龍西尹伯奮所叙墓表則文
雖約而意愈隆其於公之始卒精蘊至矣盡矣更
無容贅焉公讀易自謂再本刪自
謂二字有默契於後天

說作疊天圖又與市南共著家禮源流又有文集
十五卷藏于家夫人先沒而村築于京畿之交河
縣長子拯克趾公義朝廷待以徵士次推曾為教
官女為士人朴世屋妻庶出男撥拙挹也銘曰
遯世不悔蓋多有茲聖人而曰惟聖能之伊聖所
稱依乎中庸故民鮮久何以用功惟知仁勇是曰
三德苟不由此其何能入學問思辨是之謂智篤
行不措仁勇是耳從事於斯不流不倚公志于此
三本此下添未見其
止借矣未究八字六闕其年斯文氣喪士林涕
漣昔李文純銘頌聽松夔高沮溺稱停異同公實

其傳曷不欽崇今世何人以褒以彰允矣玄石此句改以極其揄揚再本揄揚我述不作揭此銘智矣諸賢改以摹狀

章

前縣監羅良佐等疏 丁卯

朴泰輔製

伏以臣等亡師故 贈參議臣尹宣舉以節義道學存而為一世之所宗仰沒而為後學之所誦慕尤被孝顯兩朝之禮遇始終無替四五十年之間朝廷無異議士林無異評不幸前年有崔慎者乃敢投疏輒加詆訾繼以有李景華之既其所捏誣凌踏尤極狂悖豈非世道之大變哉臣等忽見亡師橫被詆辱豈

不欲一疏叫閤以辨罔極之誣哉誠見此者自崔慎李震顏以來訟師之章交於公車論論訛訛乘權相傾假有不知者猥以臣等視為慎震顏之流則不但為臣等沒身之恥其貽辱先師亦甚故悶嘿自抑以俟不泯之公論而已今者竊聞奉朝賀臣榮時烈又封進一疏其中有紙排宣舉直驅而歸之於該邪黨鑄之科噫嘻甚矣至此而臣等若又悶嘿自抑而已則後之議者其無以臣等為怵於威禍恬視其師之遭誣而不敢出頭角以辨乎則臣等之恥滋甚茲敢昧賤微之分冒瀆擾之誅輒將宣舉前後受誣曲折

仰首陳暴伏願 聖明垂察焉宣舉始與鑄交當是時鑄方矯情飾行盜竊聲譽一時名士皆慕與之交宣舉之於鑄其契分亦未嘗不厚也及夫庾子禮訟之作鑄實主三年之論而尹善道之疏祖述鑄語以為嫁禍之計時烈謂鑄之為禮說實欲殺已而善道亦其所啖宣舉以為鑄誠妄矣而謂有禍心則其跡未著不可億逆以斷之况以禮訟為邦禁則尤人情之所不厭也既以此深戒時烈而又謂鑄本一處士至還納告身自處如此而今乃依合相門主張邦禮攘臂於說賊之間是大失身為書數百言以切責之

蓋其意謂士友之間有此爭端乃不祥之事左右戒責冀以息爭救亂嘗稱曰禮訟已歸筮蹄黨禍將成大亂其勢不止於一身三國而已則無狀累臣受國厚恩縱不能報效萬一尚安忍作為無益之偏論重被萬世之罪責乎其赤心如此鑄既傲然自是不受規戒而時烈則又疑宣舉扶此抑彼之不力此宣舉之所以既與鑄絕而又不合於時烈者也今鑄果然逞其凶悖終以自敗時烈之言不可謂不驗使宣舉而在則不過曰愧服公之先見而已然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夫疾不仁者宜若無罪而孔子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云爾者明激之使亂者均有其責也是則君子之所
以平心恕物必有其道至於構怨結怒激以為塗地
之禍則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則宣舉赤心憂世之言
當時雖不相契今日宜若可思者也且人之未易知
者久矣司馬光不以不知安石而不得為君子程頤
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為大賢今宣舉之不知鑄不
害為馬程之儔也時烈之言亦曰宋之諸賢亦有誤
被京檜所欺者此事何至為此友之大累乎豈不然
乎今之言者不但曰宣舉不知鑄輒為言絕而實不
絕之說欲被之以依違反覆之名夫宣舉不幸而不

得見甲寅以後之鑄今須就甲寅以前之鑄論之然
後宣舉本來心事之正可得而見也夫宣舉之於鑄
固未嘗逆探示形之惡也其心初何樂於輕絕故舊
哉只為鑄無懺悔內訟之意而有疑怒相拒之色義
不可以苟合戒亦存於自辱其勢不期絕而自絕蓋
自是不復與之相親責矣不復與之相往來矣然宣
舉之所以絕者本與時烈之所以絕者不同雖已絕
鑄猶之為不合於時烈也固不足分疏其絕與不絕
也尚謂誰畏言逼而實不絕而陽言絕乎若云畏逼
於時烈則又何為屢勸時烈勿為已甚反受時烈之

疑乎必若立彼我之界而分之以同異之論以以免
夫帶累之嫌則此所謂便文自營之計宣舉之秉心
公平廣大必知其無此矣言者又以已酉擬答時烈
書及尹拯受鐫奠酌為宣舉不絕鐫之證所謂已酉
擬書者時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舉以為此又時烈
已亥後一初也若能改絃易轍展布公誠國事猶有
可為者會時烈有書相詢遂草書將答俄聞其去國
而不果貽其後尹拯以為此乃先人懇懇之遺意雖
已後時不可遂寢目求墓文於時烈而並持以相示
其書略曰今日格君之責實在於執事欲吾君之無

私意則當先祛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
開吾之言路昔市南每言執事篤厚於親舊故有情
勝之弊剛過於疾惡故有量隘之病蓋所愛則不知
其惡而又未免牽已以從之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
未免過察而疑之如滕墜淵與奪高下一任於已意
聰明掩蔽好惡顛倒而或不知覺物情之不厭置在
於此此則私意之當去者也石湖兄嘗言儒者之出
世當先以至荆公參前倚衡可也儒者必行已志故
不免以同己者為賢而以異己者為否動引古昔故
不免以承順者為知我而以疑難者為不知至於已

志之不必合於義古昔之不必當於今則有未暇反
省也故詭詭之聲色未免於拒人而附會之風習無
恥於面諛以執事好問之勤而人或以聽納之不弘
為病者主張之有過當處也此則言路之當開者也
至於今日之惡務兩賢之論定則異端無自而作士
習不壞於醜正人才可通於器用而偏論可以漸消
也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歸於公見疑者得釋於平
恕立異者無害於辨質而標榜可以即祛矣惟此兩
端消融保合然後同寅協恭聚精會神朝廷正而庶
績熙矣今此禮訟之論初為是非之爭轉為邪正之

辨彼則自以為無他心而此則必以為有邪意被攻
者自以為枉而攻之者猶恐不快旁觀者或以為攻
擊之已甚則一切論之以收司之律層加蔓延定為
士論者今十年矣其間豈無真無他心者乎豈無真
枉者乎豈無真為已甚者乎彼海尹者固是貪穢之
物實不可用其餘趙洪諸人雖所論無據用意偏頗
而被罰既過被錮既久則誠可蕩滌而用之况如尹
許二人縱有誑誤之失安得終斷以讒賊毒螫之物
而不之容乎今日果能滌禮訟猜嫌之迹先從此兩
人而始以示我無私不吝之心內可以恢吾之量外

可以服人之心彼兩人者亦安得不為感悅也哉時
烈見書大恨遽謂宣舉勸用尹許可見其未嘗絕也
遂執以相詬蓋宣舉自戾子以來所守一說非以鑄
為不失身也只為不可以禮禁而廢之故欲時烈當
國秉鈞去嫌怨打破形跡以臻蕩平之道初非有
新語也由今觀之鑄穆誠不可用然在往日則俾得
革面黜心消禍於未萌自有道理顧吾所以處置之
如何耳此於時烈雖未必相合亦安有可以致疑者
而其所以深懷恨怒於此者何也今詳書辭首尾勤
懇反覆欲相匡正冀其立於無過之地者豈非情之

厚故憂之甚愛之篤故誨之切者哉然今日紛紛其
原皆出於此竊意當時不欲為未信之諫者或自有
微意不但以其去國而不貽也而極之暗投明月遭
其按劍者亦難免坦懷輕信之責矣所謂受鑄奠酌
者宣舉與鑄雖已相絕非有深讎也故宣舉於當日
雖與鑄不通問聞至其遭伯姊喪得鑄慰問而報謝
之故正權僞即宣舉之妹夫而鑄之妻兄也故僞之
歿也又致書於鑄以相吊則鑄之當宣舉喪為文致
奠亦以故意而未見有必却不受之義謂之不為已
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絕也况其見絕愠憾之意即

其祭文而可見者乎今時烈之疏則又若以己之斥
鑄專在於擅改中庸註說又以宣舉為充中鑄毒有
若宣舉尊獎鑄學率一世而投歸於鑄者然言固可
以若是其任情而為之乎鑄之改註中庸為日已久
從遊諸人孰不知之宣舉常以好新尚奇目鑄所以
鑄戒其病者不啻諄復然其不以此相棄者亦不過
愛其才而恕其妄耳不獨宣舉如此雖時烈之所以
交鑄者亦然也時烈蓋嘗指鑄為異端矣宣舉則又
謂君畏鑄太過耳其意以為古之異端若陸九淵輩
其才學皆過人鑄但坐僭越不足以當異端而遽立

標榜以作爭端此即癸巳黃山舟中之語也其後戊
戌己亥之間時烈入都與鑄往來無間於前至謂鑄
英才不可不用力加雅教超資遷擢實出於時烈秉
銓之日不但以為斯文之亂賊而不相棄絕而已
故時烈與人書曰愚於少時最與鑄親及見其吹索
朱夫子凌駕東方先正之後則漸疑其所存時或相
規則不啻冷聽然情意既深故荷其相處於朋友之
後及其喪禮以來所論幾於上變吾雖欲苟全舊誼
而彼當絕之矣以故無事於絕而自絕矣據此則今
所云以誣悖朱子之故不自量度忘身而斥鑄者已

過其實又安有捨鑄而斥宣舉之事哉况宣舉自無可斥者乎所謂先治黨與之說時烈話頭素高或於辨論緩急之際其嘗有此抑未可知然其言本涉於戲况在當時則不害為相劇切之義也宣舉之於朋友其責善尤峻不以數斯疎為戒所嘗劇切時烈者甚多不但已酉一書而已故時烈有言曰吉甫於吾輩事不見其是只見其非然宣舉則實有至誠嘗曰吾輩雖不敢當明廷之憲官猶足為尤門之諍友吾輩今日出處雖殊禍福同歸何言之不敢盡乎其有不合者則又曰明道所謂不有益於公必有益於我

真是至言其欲琢磨相成不間物我如此雖使時烈有先治黨與之說其肯以此為嫌者哉乃至今日欲假此說立為公案推而斷之以邪說害人之律此雖使其門人子弟為此說猶為不知先故分義而不免於強引妄揣之罪又豈料時烈當其身而有此言哉宣舉之平生所遵守者其外祖父簡公成渾之學也所就正者文敬公全集泝其父文元公長生而為文成公李珣世嫡者也所誦讀尊信者四子集註章句小近家禮等書蓋推家承師傳而會其極於朱子法門其淵源之遠門路之正有非諸人所能及者雖不

出而施其有於朝廷其立身行已本末俱存其遺言
緒論及夫文字著述俱在人耳目不可誣也不知其
尤中鑄毒而為世道害者果是何事視效宣舉而投
入於鑄者果是何人况以鑄學為勝於朱子黨鑄而
背朱子者世豈有如此之人哉使宣舉果皆有此豈
獨時烈知之而人皆不知哉疏中所謂以生前未盡
之說質之於祭文者似指宣舉初暮再祭之文若其
將葬操文自奠則其辭儘無疵摘獎其節則曰衆流
奔趨砥柱不傾兩儀昏蒙一星孤明讚其學則曰慎
老之沒型範有在一方之士以所事事羨其操則曰

荷衣蕙佩鱗然不滓頑廉懦立灑落清風叙其情則
曰追遊切磨兩忘所趨書疏往復三日為踈其所以
相許相與者如此與今日斥之以為世道害者固不
似一人之言也其再祭之文則蓋曰尹拯受鑄奠而
發其文有曰惟是江說少有未契况若於海並加原
貸我之疑晦片言即解其意蓋以為宣舉雖攻善道
而常恕鑄鑄與善道不可分別必若恕鑄須並原貸
善道此其所謂生前未盡之說者耶受奠得失自係
後人之事何至以此致懟於幽明之間耶豈本欲質
此契券以為今日之話柄者耶使宣舉之靈有知則

固當付之一笑矣然異端之爭在於癸巳而禮訟則
乃庚子以後事也自癸巳至庚子時烈之於宣舉情
義之厚如一日也庚子以後雖以不嚴於絕鑄為宣
舉之病亦未嘗有黨鑄之斥江海之說亦不過如此
耳今之所以為說者則愈出愈奇變亂本末之情點
化疑似之事顯有求過於無過之跡臣誠不知時烈
何故而為此也人之言曰要之蓋棺事乃可定蓋人
之始終或有不能如一者而心之所存跡之所履必
待死後撮其平生而論之則無誤也今宣舉之沒將
二十年其間事變亦可謂備矣借使宣舉果有黨鑄

而不絕鑄之事則其跡必有所著不但空言而已往
者鑄亦嘗得志六七年其所以待尹氏者果如何而
尹氏之所以黨鑄者果何事也平日雖有妄認妄疑
至此亦可以沒然矣今當鑄已稔惡伏法之後必欲
被人父子以黨鑄之名其心真以為關係世道而不
可已者耶抑欲揀擇不吉之名目以為阱獲者耶是
未可知也至其所謂江都事者則蓋宣舉於丙子避
兵入江都自以君親皆在圍城中不可安坐空談以
度時日既與權順長金益兼諸人呈書分司責其偷
安之失又與諸人約為義旅以為吾輩書生其於兵

事雖無益勝敗之數若能奔走自效於江津守禦之所則猶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既而分司以為若有緩急則諸將皆赴江津嬪宮不可無宿衛遂以儒兵為嬪宮衛卒而家旨韓興一主之及甲津告急興一乃點儒兵分守城堞俄而賊渡甲津以兵逼城而誘賚之分司宰相窘迫無策與賊約和遂出詣賊營即無交兵遺失之事而賊兵遂入城矣珎原君世完曾與宣舉隣寓相識時以孝宗大王之命奉使南漢謂宣舉曰君可與我偕行乎宣舉即請於仲父故弼善君焄曰江都既陷南漢且危等是死耳寧往

南漢得更見病父而死遂微服為世完從者同渡甲津及至南漢不得入城遂從世完歸入孝宗行中仍得脫歸其戊戌詣闕疏所謂臣於顛沛之際獲近清光於泥露之中者即此也今之言者乃謂宣舉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蓋宣舉於當時非有受職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無必死之義也然既自奮與士友約為義旅則所守之城堞固是死所而所與同事之人固有同死之義矣及至媾事既成守備亦罷則雖欲堅守一堞死而不去不可得矣至其同事之人既無

日香全言後金卷之二
同力致死之所則倉卒顛沛之間或生或死乃其事
勢所然死者固宜感奮取義以遂其志而生者亦豈
為泯忍偷生以負其友者哉所謂與妻約死者宣舉
復文敬公全集書曰其時宣舉與諸士友聚謀處身
之所亡妻知事惡遣婢邀宣舉宣舉至則曰與死於
賊不如早決願一見而訣矣宣舉不忍見走歸士友
所云據此則謂之有約誓之說者又非其實也然前
二事皆宣舉居常傷痛忽欲忘生結之在心而形之
在言故其癸巳上 孝宗大王疏曰丙子之亂八于
江都日與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

俱死仲父烜示終致命焉臣則頽然忍慳一死妻決
於目前子棄於道傍而獨隨使臣之往南漢者冀見
病父於圍中進不及城下退不填溝瀆輟轉得脫終
至偷生臣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不從於仲父而為奴
以苟免焉臨亂失性處義無狀追思至今恨死不得
宣舉之所以搗譙自咎乃如此可見其忼慨惻怛根
於至誠非恒情所可及至其引咎不仕則又專以疏
斥虜使而免於虜難為至恨深恥而其微意所存實
在於扶大義植人常以此自靖避世獨立而不悔故
其丁酉疏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為終焉不免為尹

殺之罪人又曰臣於丙子再上太學之疏而畢竟未
免顛沛於江都臣竊以為大可恥也今之論臣本心
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為與妻約
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無意仕宦此亦莫非臣
之實狀也然所以為此者非為友也亦非為妻也只
恨臣身之苟活而已於是 孝廟賜批曰嘉爾之守
志不變而反惑其太過何者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
死又曰爾之所謂死罪無非耿介出俗之行予之所
以惓惓不忘而必欲致之者也由是觀之知宣舉之
深未有過於 孝廟矣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南漢

與江都一也今日士大夫孰非圍城敗國之餘生而
其能守志完節於變亂之後確然不為利祿動者凡
有幾人哉當南漢之日孰不慨然憤痛欲決一朝之
命者然其不能者又豈必為貪生蒙恥之人哉若先
正臣金尚憲鄭蘊則其昭日月舉泰山之節又豈以
不死於一時有所增損而其為可敬尚顧當在辨命
者之下哉今宣舉之所樹立明白卓絕真足與金鄭
二臣並有辭於百世尚有可以毫髮無累者乎且益
無順長既殺身於前宣舉沒齒自廢扶大義於後死
生雖殊所成就一也所謂天下之大信也死者復生

生者真可以不愧矣是故時烈作三學士傳其卒篇
系之曰我東禮義素明遭亂立慳之人甚多如江都
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餘人且如潔身不污以守
其志者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
此不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此編之後
則其義該矣時烈平日許宣舉之節如此與祭文砥
柱一星同義而所謂與金尚容諸人同歸一致者其
論尤確今也忽更謂與益蕪順長相反不暇顧察於
前後之相戾者何歟且時烈信以為江都之事足以
慙憤廢伏不可自立於世乎則將深為宣舉計雖宣

舉欲出勸之勿出可也然當時每以已出而宣舉獨
不出為太執嘗有汝望脚伸吉甫頭回然後可以做
事之語其望出而助已也深矣及至今日乃欲追實
其搗謙之辭以為癡痕之資此果何心哉或者又欲
以微服為奴為詬此尤可笑朱子論子羔不徑不實
曰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傳守
此以殘其軀信哉此樂之所以為愚况微服已自孔
子為之矣此果足為恥乎且時烈最怒尹拯致疑於
木川言根之所出頃年崔慎疏中提其端其言甚醜
臣不欲究論其首末但以時烈抵尹拯書言之有曰

木川事此高明所深怒者然勿論其事之虛實其語之有無而蓋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蓋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也以此觀之其意固似忠厚矣近日時烈之門人弟子公然以臭穢腥膻等語揭之通文李景華則又從而捏造辭說騰之於疏章景華亦時烈之門徒也在李翔則欲其勿作院長於互鄉已之門徒則盡互鄉也而恬而相容者何也然則欲人之勿疑此說之本出於時烈之門而木川之為假托也難矣至此則其所以捃摭齟齬甚於仇讎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皆不足論噫嘻痛矣嗚呼時烈之於宣舉其

交際果何如也爰自弱冠許以道義薰唱麓和訖於白首情好不可謂不篤矣宣舉之為人平正慤實周詳懇至不喜為矯情驚世之行又其終身山林故利害得喪傾奪比黨之私不入於胸中由是其言論志趣例與時烈多所徑庭然異味固所以相濟殊塗不害為同歸不必以水益水以塗附塗然後方可謂之朋友也今時烈年邵望尊歸然獨存宜若興懷舊友深追往好如諸葛亮之不忘元直州平朱熹之追思敬夫伯恭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方且欲與既骨之人計較彼我之得失信其不窮之辯濟其好

勝之私人固有以議之矣夫時烈之蓄此不平豈止一朝一事而今日之事則徒激於尹拯往復之書詆訛之醜上及於父尹拯雖有過失豈是宣舉之罪哉怒人非已反詈人之父母者閭巷童孺之所恥未聞士大夫間曾有此風况於平生親友一生一死之際耶令人直欲掩耳而走者也宣舉天性峻整好規戒人然氣厚量宏犯而不校自其生時雖暴慢媚嫉之人終不敢以惡聲相加此先正臣宋浚吉之深加敬服屢以誦於人者也乃於身沒之後橫遭誣讒至此豈非命也哉今時烈之為此者殆非所以却顧長慮

為天下後世公議者計臣等亦知其不必深辯而所可痛者宣舉以弘毅卓絕之姿承家庭精醇之學行義篤於內忠信施於外有尚綱日章之德有潛龍不拔之操顯晦有權衡進退有規矩士論之所趨仰而師法 人主之所想望而不可得見者也雖其括囊韞積利澤不及於世然人猶以其人之獎黜抑揚卜斯文世道之汗隆而乃於一朝排之為邪說斥之為別人媒孽狼藉為一世之慘人然明主無吁咎之辭朝廷無違駁之議豈以時烈者儻宿德老至耄及姑將隨順不欲傷其意故耶臣等竊伏惟念昔我 孝

宗嘗答宣舉疏曰予之欲一見非誘以利祿也欲言其無死罪之意至於爵祿苟不欲則不須強焉異日又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當以士服引見 孝宗未見宣舉而已以知心許之矣故 顯宗即位之初即下諭曰惟爾歛跡山野讀書求道雖其介石之志固守不回而 先王拳拳之誠終始不捨今予之召爾即所以繼述遺志也及宣舉之沒 顯宗臨筵謂侍臣曰予常欲一見尹宣舉而不能得遽爾云亡可勝驚悼仍問其年歲幾何及氣稟強弱嗟惜之意溢於辭表由是觀之 兩朝之所以禮待宣舉者專以孚

誠相感不但聲音笑貌謬為恭敬而已也今其人已與道殉非有晚節末路之可議也又非有隱隱宿愆昔未發而今始得者也奈何其及 殿下之世而任人之傷毀而莫之恤也伏願 殿下察乎公私之際審乎消長之幾定是非之真以息紛爭之訟示好惡之正以導趨向之路為先正洗泉壤之恥為斯文消百六之厄士林幸甚社稷幸甚

附宋時烈疏略 丁卯

我東自文忠公臣鄭夢周尊信朱子之學以至本朝儒賢輩出無不欽崇服習而至於文純公臣

李滉文成公臣李珣則又異焉知之明信之篤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幸有尹鑄者戾氣所鍾應時而生初斥滉珣之說而文簡公臣成渾則不數也乃至誣悖於朱子無所忌憚既以朱子註說為不是必以己見易之至於中庸則掃去章句而自為新說以授其徒又其未終則著說自擬於孔子而以冉求處朱子其終始悖謬至於如此上自大臣下至韋布無不風靡以為其學勝於朱子傳錄其書轉相誑誘其一時所謂高明者尤中其毒而尹拯之父宣舉其尤者也臣以為餘人不足責

至於宣舉是文簡公外孫則其家庭之學必正而今乃如是故其視效而投入鑄者不勝其多正如顧榮賀循歸晉而江東無不歸心也臣不自量度始則忘身而斥鑄至是則又捨鑄而斥宣舉以臣忿戾之質其言語之不中奚翅過激哉至曰鑄是斯文之亂臣賊子而今乃黨助而背朱子春秋之法治亂賊者必先治其黨與有王者作則公當先鑄而伏法矣凡臣所言不但如此而或又因事而以鄙言責之夫為其子者安得而不崩迫我拯之與臣書所謂痛刻云者此其真心也今之咎臣者

曰曾與尹宣舉為同門友義分不淺而斥之已甚以致今日之紛紛何也臣以為非但同門之義而已當丙子之夏聞孽虜僭號宣舉慨然出氣倡多士請斬虜使虜懼而逃去使大義克明其父大司諫臣煌則粵自丁卯力主尊周之義故人以為一國正氣萃于其家矣不料江都之變其所處與權順長金益無相反渠亦慚憤自廢不復赴舉絕意世路而從事於儒賢之門讀書求志則文敬公臣金集與其新而不念其舊誠心相與臣既有同門之義又嘉其氣質行義非臣之比常以為畏友而

相任焉矣不幸為鑄毒所中便成別人以為世道之害臣每以為時運所關而非人力所與也又拯以其父江都事咎臣甚深若笑而受之而已則善矣而乃有多少說話今之論者以此為罪則臣實甘之若曰渠是何人而敢攻宣舉云爾則臣亦有說焉朱子曰邪說害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然則臣之所為亦不為全無所據矣朱子之一生所觝排者陸氏而茅惟其論心之實學有不可誣者故朱子雖時有葱嶺帶來真胡種子等語而交義不替至聞其訃則又率門人哭之蓋斥其謔淫為

於故舊並行而不相悖也臣於宣舉雖所見背馳
而交義則未嘗替至其死後猶以生前未盡之說
質之於祭文則死者有知必諒臣心矣云云

湖南儒生柳奎等疏 乙未

伏以先正臣文敬公尹宣舉昔在亂後壬午年間與
故副提學俞祭棲寓於錦山地對門而居朝夕相從
講討經訓就家禮一帙演繹編摩成一部書以大文
為綱以註為目古經文字謂之源漢唐宋以下先賢
書及我東儒賢書謂之流總以名之曰家禮源流宣
舉又作小序略叙其編輯之意蓋宣舉與祭連床對

討交筆互寫以成帙者也厥後祭出宰務安時携去
謄出一本還其草本於宣舉之家其本至今見在家禮凡
三百六十有五節二百五十節即宣舉筆也一百九
節即祭筆也三節缺而補寫者也又三節先正臣拯
及故叅判李惟泰及俞相基之父命胤少時筆也居
家雜儀居喪雜儀統十二章而五章祭筆也七章宣
舉筆也草本手蹟俱在極家焉可誣也大抵宣舉與
祭以道義之交得麗澤之益致其力於四禮之中者
若是其深篤而交修共編之意在於嘉惠後學而已
彼此皆未嘗有自私自功之意也祭起應朝命之後

日齋言後金卷之一
未得就開故於是書不復有所筆削而宣舉不住修
潤或添或刪或移易上下積數十年工夫而猶有所
未盡改定者拯亦繼而修正之矣今其完書視原初
編成時所增十之四五是以兩家所載多寡懸殊而
要之皆兩臣共纂之書也故宣舉撰祭之行狀有纂
成源流之語此固出於謙已歸羨之意也故相臣宋
時烈所撰宣舉及祭墓文皆稱道家禮編輯事夫以
一書而分屬於兩賢臣者蓋據實跡而各致稱述之
意先正臣朴世采與宣舉書略曰伏聞文丈與市南
俞公曾修家禮源流所以搜羅古今辨應吉凶者甚

備誠欲一得寓目又於撰宣舉行狀中有曰始在錦
山病家禮損益本末意多未顯乃與俞公取儀禮經
傳謂之源諸儒論說謂之流以成一書昔年湖中多
士為宣舉創立書院也其所請建之疏即故副提學
趙持謙之所撰也其中亦以源流編輯為其稱羨之
一段觀乎此則其為同修共編而非祭獨編之狀蓋
章章明矣今相基若欲刊行是書則當以其祖與尹
宣舉共編之狀上聞于朝以請入錢而今乃全沒事
實有若其祖之所獨編而瞞囑於其時左相李頤命
至達於 厦羶之上此已非常情之所可測也相基

歷見拯於酉峯為言大臣請刊源流事且言李相以
為酉峯冊本乃是七卷最為詳盡須得其本八刊云
而曰借酉峯藏本蓋當初相基所賫示於頤命者只
是四卷故云也拯問以筵說云何則相基答以未能
詳聞夫相基之上京專為此事而上京之時歷訪酉
峯初不肯一言提說及其歸也傳大臣之語而筵說
則秘之此其意以筵說全沒共編之事故難於為說
且恐所謂酉峯冊本不得入手有此含糊其為情態
固已可惡而既曰有朝命故妙欲依其言出授家藏
冊本矣未幾得見筵說則兩家共編之狀畧不槩論

授家諸議以為此書是兩家之書今筵奏所請刊者
只舉市南為言而兩家藏本詳畧不同而以彼陳請
以此入刊終有所未安遂乃具此曲折問于筵奏之
大臣大臣即拯之至親也其答書曰此書姪始得見
於丁巳戊午年間青林寺中陪宿時心常不忘而其
時果不知為他家書也頃日俞公佐携書來見曰言
欲刊力綿之事姪依倚憶前事問之則答云義村先
生果不無講定者而以義文所撰吾祖行狀觀之則
可知其全出於吾祖也臨沒托修潤於酉峯不翅丁
寧云故陳達筵席而不能廣問率爾陳請有此難處

日知錄卷之二
三十一
之端深愧妄作又曰市南行狀則先大父不自居讓而歸之亦可見公而無私之至意此與寒泉之編近思錄同一揆也且歐陽公修唐書多以宋祈之名冒之古人處事亦如此撰狀之意亦恐不外於此矣以此觀之亦可見相基當初瞞囑之狀也方其書問於大臣也先正之子行教以其書草送示於相基則相基公肆恚怒卒以悖語答之醜詆之言至及於宣舉拯即祭之門人也祭臨沒時以相基為托相基時年纔十四矣撫育提撕恩愛篤至及見相基答行教書語多悖謬而謂是後生不能通知二祖事乃以不屑

之教諄諄然告戒則相基之言愈往愈悖乃卒創為說曰立綱分目皆是吾祖之筆至於小註始有互書拯據其實跡明其不然則相基又曰刀割之餘全無真面目此則前後修潤之時或增補條端或刪節註疏故相基執以為言有若拯任意變亂掠歸自己者然拯以為冊則雖無真面目筆則自有真手續豈以割移之故有所加減乎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也云爾則相基始乃窘遁乃拖其說曰雖盡是老先生之筆終不得為共編之證有若其祖獨自編摩而宣舉但助寫後者然此果成說乎且宣舉所著源

日香全書卷之一
三十一
流小序既已入錄於文集中故相基嫌其徵信於後
書問於拯曰聞源流序大行於世云未知出自誰家
而或是已酉前文字耶蓋宣舉之說在於已酉故其
言肆然欲歸其文於拯之追作今聞手筆之見在自
知其不可以此誣拯乃為誣宣舉之計與或人書醜
詆宣舉作序之事肆然句斷曰此藍田呂氏之罪人
也又自為註解曰藍田呂氏說見毋勳說註噫相基
亦人耳何忍以此等悖妄無倫之說萌諸心而發諸
口耶相基之所憑藉每在於宣舉所撰行狀中歸美
之語以此執以為標柄其意以為曰其先人之語足

以脅持其子而非但時烈之碑碣世采之書牘行狀
證引已明冊本俱存十目所覩殊不知當時之實跡
難掩而後世之公眼難誣則其計似巧而實拙矣且
戊戌後宣舉修潤之時拯亦常侍傍而助其考校任
其寫後故祭聞而嘉悅書勉卒業相基引以為祭之
獨編拯之受托之證且祭臨沒時以一書告訣于宣
舉尾及於拯及拯之從兄擗而其中有所以奉託者
雖死後必聞之語蓋兩家情同骨肉故身後凡事有
所屬托如上所云以相基相托即其一事也相基乃
拈出奉托二字強為奉托源流之證審如是則拯之

從昆季皆受是書之托耶以此為證既不成說而况
祭之書不但此也其於丁酉秋未赴朝之前有書於
宣舉曰源流其處能繼續之否祭則幾於輟工可恨
云云此乃共編之大證而手筆尚在則未知相基亦
復以此書為補遺相托之證耶蓋相基以添補之名
專歸於拯而宣舉修潤之實狀必欲全沒其為設計
拯為巧密蓋其意以為宣舉之於祭朋友也拯之於
祭門人也謂之朋友之修潤則難諱共編之實狀謂
之門人之添補則可以專屬於其祖故也若使其祖
有知豈不盡傷於冥冥之中耶蓋拯之見忤於時議

其來久矣而全德純行無可指疵及夫戊寅特下
聖教之後父師輕重倫義大明則所謂背師之斥亦
不能自售其後媚嫉之輩百計吹索必欲中傷如庚
寅鄭澔郭景斗之流是也今相基特一駭不曉事之
人其於拯平日依仰視同父兄而此書共編之實昭
在人耳目徒藉口於宣舉所撰祭行狀中歸羨之一
言欲目此而惹起爭端做疵於拯忽起平地之風波
頓忘累世之情好此豈本情哉受人指揮趨合時議
輕自絕於大賢之門而又求與大賢背馳之人以求
序跋之文以為一經 睿覽作為公案之計其亦巧

日齋子言在金石卷之一
三五
矣今濬既被罰則相基烏可獨免罪律乎濬之跋文
既經 睿鑑之辨斥而權尚夏所撰序後小記有曰
乃於父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又曰以先生之明鑑
初不料其如此知人其亦難矣邢七之狼狽是本來
伎倆何足責也噫如濬褊愎之性本以毒正為務得
其惡言不足怒而獨恠夫 聖朝益招之士其自視
如何而其言乃復如此寧不可愕濬則既已罰其人
棄其文而尚夏序文中蘇張邢七之喻其為醜詆視
濬跋文不翅倍蓰而斥責之教只及於濬天日之明
宜無偏照而處分如此者豈平日待遇有別姑示含

容之意而然耶抑或罪彼警此欲其自省耶詆侮之
辭輕重較然而一去一存終涉斑駁臣等竊惑焉伏
願 聖上俯察茲事顛末無為詖說所撓益篤扶正
之誠申嚴斥邪之典仍命序文一體勿用以幸斯文
以壽國脉

禮曹叅判具命峻疏 丙申

伏以臣及聞鄉儒投疏讒言罔極士林之禍迫在目
前顧瞻在位三司宰列無一間雜臣若不言則竊恐
日月之明無由照察於覆盆 累朝禮遇之臣必將
抱冤於泉壤臣為是懼不得不略具一疏轉以登徹

而瀆擾之誅實所難追死罪死罪恭惟我 孝宗大
王身履險艱夙抱大志收召羣賢密勿訂謨功業未
半中途崩殂志士忠臣之淚猶至今未乾而其盛德
洪烈足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凡我臣庶苟非病風喪
性亂臣賊子孰敢萌一分誣毀之心哉竊念故文敬
公臣尹宣舉以文正公尹焯之子先正臣成渾之外
孫學有淵源道承嫡傳其節義德業非後生之所可
盡述而不幸當丙丁之歲目覩天地崩折之變恒懷
憐經復雪之志而自廢自劃既不得出世丹心祝望
惟在於 聖君良輔克恢大業以伸春秋之義復覩

天日之光耳值我 孝廟興一二巖穴之臣夙夜經
營思伸大義於天下於是宣舉心欣然默契思以密
贊盛業欲進規於 聖君則必引江都之事激發在
莒之志欲策厲於同志則必舉春秋之義以勉興周
之烈此其為鄉儒扶摘之資据撫之本耳臣請條列
而辨之其疏曰宣舉嘗貽書於故相臣宋時烈托以
規箴而乃以句踐詐美志廣狂美等說並加譏詆於
同德之君臣噫嘻此何言也臣考見其全文則其書
曰今天下左衽而吾東獨不剃髮此則斥和諸人之
功也大義晦塞而吾東獨扶一脉此則今日士林之

力也雖與文王之事崑夷義有不同若論其世則正
相類矣仁者之化自近而遠三分天下能有其二則
海邦雖偏小獨不可百里起乎創業垂統已始先
王而繼志述事實存 聖上句踐詐矣延廣狂矣仁
法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策由是而可與周道於東
方云云蓋其意既以創業垂統贊美 先王又以繼
志述事期望 當子句踐之詐延廣之狂謂不足法
而所勉者仁法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策此正孔門
羞稱五霸孟子非堯舜不陳之義也曷嘗有一分碍
逼於君父者哉文理語脉粲然明白此文之曾不近

似於譏切渠輩亦豈不知而乃截斷頭尾單行八字
強為拗引分屬於君相其為計巧且慘矣噫嘻此豈
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其疏又曰往浴溫并
扑躍起問余辭疏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答
曰然實與若干士友約同死而士友皆死而獨生可
愧也前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則
以為必不可不言鐫曰今日有所避忌不可言也余
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云
云夫宣舉之前後辭疏每以江都事為言者其意以
為 孝廟之於江都即齊桓公之在莒漢光武之在

河北必欲提起此說要激於 聖志此所以必不可
不言也當時急務莫大於雪恥而宣舉所憂政在於
忘恥故其疏有曰古人有言曰臣無忘中車臣亦謂
不敢忘江都伊時時烈抵書於宣舉曰無忘江都四
字勝似吾輩十年啓沃然則宣舉本意於焉可見且
其今日可言而他日不可云者蓋以畢陳微情冀感
上聰者蓋此無忘江都之義可誦之於 當行而
他日則不可故也噫嘻此豈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
廟者哉其疏又曰尹鐫答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
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所為諱處也余實

陷賊人也以他人言之則不可也當日同患難中人
言之何害云云鐫書以宣舉江都之嫌謂有所諱而
非但引喻失宜言亦無義故宣舉乃曰皆與余意刺
謬此可見其言之與賊鐫頗異矣鄉儒等挾摘騰進
而宣舉所謂皆與余意刺謬之說全然拔去其湊合
眩惑之態有不忍正視者矣所謂陷賊之云蓋出引
咎之意則本無可論而至於同患難之說實與宣舉
辭疏中得近清光於泥露之中云者同一語意而當
時患難亦既經歷痛定思痛懲創自倍義在共戚忱
誠尤激則他人所不可言已可得以盡言之而耿耿

丹忱可質彼蒼矣其日記末端宣舉曰所以屢及江
都事者誠以為今日之義有不可不盡言者 聖批
或有答述之意則余當極言之矣蓋宣舉平日所以
激勵于 聖君勉勗於同志者未嘗不以江都事提
醒之今鄉儒所引杜舉同患難不可不言等說皆出
於至誠惻怛必欲導發之意見其所謂 聖批或有
答述余當極言之說向來微旨益章章明矣噫嘻此
豈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其疏又曰戊戌年
間與權認書曰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陳微情冀幸
感徹者實是本心也又曰 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

日之杜舉則未必無補世教也僭妄之論雖極狂率
亦可見其本心云云雖以此段所引論之每誦江都
事於 孝廟冀幸感徹者皆從宣舉注巨赤心中出
來而至於杜舉之云不過自比於警君之器曷嘗有
侵及 至尊之意耶宣舉嘗於辭疏中亦有作一宥
坐之敬器以備 聖朝不忘患難之義則臣之無用
之身始可萬一有補於世之語此與俾作今日杜舉
未必無補世教之說旨義一般噫杜舉鯁也敬器器
也同是人君自警之物而宣舉前後取以自况者只
取其寓警之意而已則疏中所引敬器亦有可受之

日齋文詩卷之一
罰乎其所謂未知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舉之
罰云者巧加擬撰必欲構陷意嘻痛矣此豈一毫仿
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噫臣竊觀宣舉之自處本末
蓋自冠履倒置之後固守自靖之志聊借江都不死
之說以為終身不出之端而冀以感激乎 君心而
已此不足真為其身之累復何可藉重於 君父以
自護乎且宣舉一生引咎在於江都重言復言惟恐
世人之不以此為累則固未嘗有自掩之意矣假使
宣舉真有其累當是時也士類莫不宗仰而敬慕之
聖主必欲竭誠而招延之士君子德望志業於是

乎無可尚已尚何有自掩自護之地而今乃構之以
欲掩已累上誣君父此果成說乎噫鄉儒所誣諸說
多見於典宋時烈權認諸書其所云云苟有一分近
似於彼所傾陷者則此何等凶悖何等罪惡而見之
者豈不為之聲罪請討而曾不致疑於此至於文純
公朴世采又從以贊美其語載之行狀其無可摘之
疵豈不的然明甚乎至若負累失節殺妻為奴等說
亦極駭痛而既悉於前後辨論之疏臣何敢復為觀
縷於靜攝之中乎詩云萋兮菲兮成是具錦今鄉儒
等巧舌如簧說誣文亂直驅先正於惡逆之科 殿

下於此若不廓揮乾斷嚴斥痛闢則此後搜人篋笥
發人書籍釀成禍亂者必將接跡而起斯文變恠又
不知湊泊於何境伏願 殿下克恢聖謨之德快施
授昇之典以光聖德以幸士林焉仍念國家自甲子
以後彼此兩爭者不過私家事而不暇於禮樂刑政
舉世汨汨甲乙相闕積三十年猶不能平及至今日
餘焰起於既熄駭浪至於滔天上自朝紳下至韋布
忙忙於是汲汲於是國計民憂都置於相忘之域畢
竟此事必將亡人國而後已 殿下獨何不止瀾塞
源而直為此紛紜也昔年父師輕重之教炳若日星

撐支數十年終能隄防巨浸而不幸源流之書出而
惹作無端風波重傷國脉可勝痛哉序跋之燬燼直
斷於 淵衷而曾未半年又令弁卷以致既障之川
復潰誣賢之論迭起而四方承望風旨之徒將不勝
其紛紜矣源流一書終為黨禍之根柢莫如還其冊
子於俞相基固守戊寅所揭之定教以絕紛鬧爭競
之端庶為一分可救之道矣惟 聖明恕其愚而察
其忠焉 修撰嚴慶遂又疏曰昔賊臣子光註釋吊義
帝文以感怒主心於是時善類盡矣當時
禍烈至今猶氣短而心慄二百年後幸賴聖
更出而一猶子光之餘謀此羣情之所憤幸賴聖
明在上題題題莫能逃其情狀而若使一凡主遇
此安保其不蹈戊午之亂轍我按本塞源春秋所重

月晉年晉後錄卷之一

四十一

若不接於作備之初嚴示痛斥以折萌芽則不逞之徒
必將不知幾人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且夫此等危險
聖聽尤亦痛矣

附申球疏畧 丙申

嗚呼 孝廟當冠屨倒置之日奮發大有為之志
招延先正臣宋時烈諸賢其所以密勿經營於一
堂之上者無非修攘之首討復之事不幸尹宣舉
以失節負累之人惡聞春秋之義惟其惡聞故媚
嫉時烈而敢又懷不滿之心於 孝廟蓋嘗移書
時烈托以規箴而乃以句踐詐矣迨廣狂矣等說

並加譏詆於同德之君臣宣舉之子拯又以書詆
毀秉大義之事操切時烈一如宣舉之旨臣等又
得見宣舉文集其中証 孝廟之語不特所謂句
踐之說而已蓋宣舉自以其失節故敢証 孝廟
之大義既証大義故又証 孝廟丁丑江都之事
以為自掩已累之地按文集中丁酉日記耕躍起
問余辭疏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答曰然
前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則以
為必不可不言希仲曰今日有所避忌不可言也
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

口云云又其乙未日記曰尹希仲答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所為諱處也余實陷賊人也以他人言之則不可也當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云云又其戊辰年間與權認書曰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陳微情冀幸感徹者實是本心也又曰 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日之杜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僭妄之論雖極狂率亦可見本心云云其意以為 孝廟江都時所處固有可諱者而以不死江都之事言于 孝廟之時宜有避忌惟在 當宁故敢言之他日則

事係 先朝不可出口云爾也其所謂北師渡江者即指虜兵入江都也其所謂康王實在軍前者即以 孝廟比諸宋高宗也宣舉既自首其實陷賊人而乃又曰同患難中人即謂 孝廟與其身同患難而其所謂杜舉者即晉平公自知有過而命杜蕢酌以飲寡人杜蕢洗以揚觶公曰我死毋廢斯酌謂之杜舉者也即以 孝廟為有過而宜受罰於渠者也宣舉乃敢以其忍辱偷生之身必欲比方於 孝廟至以有所避忌同患 寺語私相酬酢無所顧忌噫宣舉雖以其身之不死江都

引罪自首於孝廟何關焉而必曰有所避忌乎
倘曰以毋忘在莒之義仰勉則毋忘在莒豈是可
諱者也其言於今日而不敢出口於他日者抑何
道耶晉平公誠有鼓鍾之失宜受罰於社實未知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舉之罰耶云云

明齋先生年譜後錄卷之一

明齋先生年譜後錄卷之二

擬辨誣疏

林象德製

伏以臣等是尹拯之門人也目見亡師兩世俱以累
朝禮遇之儒臣橫被誣枉列於罪籍設為邦禁絕其
辨章臣等俱以草野疎賤之蹤固知無路自達其鬱
泣之情而所以裂裳裹足號呼於禁扁之外者尚冀
日月之明容光必照天地之大溥公無私廢幾 聖
慈特念四十年緇衣之舊眷潏命嗾司取上臣疏清
燕之中虛心靜觀如其淺陋之辭有感 聖心則因
斯文之大幸縱或不然既徹之疏例當出付史官書

之簡策臣等亦當退抱亡師無辨之本意守死善道
靜俟公議 聖明在上千載在下載鬼之車容有說
孤之日塵刹之奉亦為報恩之道臣等不敢戚戚於
一時惟 殿下俯諒焉夫尹宣舉之被誣專在文集
日記中句語數條而原集已登 睿覽文理辭旨炳
然難誣當初諸臣疏劄已盡詳釋 殿下亦既嘗曰
予披閱詳矣上下文理全不近似於球疏所云矣不
數日而金昌集之劄出以為宣舉心非誣 聖祖而
跡則詎 聖祖其身不可罪其書不可不毀云爾則
聖見遽變而從昌集又幾月而金普澤之疏出並

與其心跡而直驅之於誣 聖祖之罪以為其書既
毀其身不可不罪云爾則 聖見又變而從普澤此
非 殿下觀理之法前後差殊抑恐 殿下聽言之
規隨時輕重故也然則臣等亦不敢架疊已解之文
義苟為分踈第念宣舉身已遠恐 殿下或未深
知其本末之正樹立之卓 聖祖所以褒獎眷遇之
意是以一為奸臣所蔽不覺有傷於 聖祖之旨遂
至並奪 兩朝旌招之官秩而莫之恤耳臣等請緊
舉宣舉出處之大節 聖祖禮遇之盛意以明今之
文致者之無狀焉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江初既淪

南漢媾和君臣上下同罹泥露之厄共抱天地之羞
而畢竟天朝運訖弱國憐存之後舉世之人便不敢
提起丙丁之說誠以無補於既往之危辱有憾於今
日之聽聞故也逮我孝廟登極奮發大志旁搜山
林徵起羣儒宣舉首以諮議被召乃於辭疏首陳江
都不死之事以明終身不仕之志一時之人創見而
駭之者有之矣謂之太過者有之矣謂之當諱者亦
有之矣宣舉自以方在亂初欲慕孫東之所為及在
危城未效尹穀之致命及其城陷之日辭仲父赴南
漢出於欲死君父之意而事有大謬竟至全生非其

本心用是傷痛今欲引廢一時答問皆出此意而至
於可駭當諱之說又是世俗別般所見故不得不隨
問傍曉以明其言之無害之義其意以為今日君臣
之所當毋忘者正是江都而聖上之奮此大志實
在於茲微臣之抱此痛恨亦在於此今暴此情於殿
憂天啓之聖主得以無用之賤身用備聖世知恥
之一物以作聖世不忘恥之一助如中車在莒之義
歌器杜舉之喻抑為報效之一端寧有忌諱之可言
然其所以不敢索言之意蓋以方有引咎之私情不
敢致詳於別義也故其與宋時列書論此義亦曰今

日傷痛不但吾私 上教若及江都事則當進毋忘
江都四字又曰未知毋忘江都四字亦非賤分之所
敢容喙皆此意也時烈亦曰果能明此義理勝似他
人十年啓沃之功其後辭疏竟進此義而有曰非臣
之愚則無以發此言於 聖上之前非我 聖上之
前臣亦不敢以此言進云云日記所云在今日故敢
言之義悉見於此而當日 聖批自內封下縷縷近
百言至有憐爾情嘉爾行戀戀不忍捨之教其遭遇
之幸契合之深都在於此義而乃若 聖祖之意則
深知宣舉初無必可死之道後無必自廢之義故前

後疏批有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之教又有爾之
所謂死罪無非耿介出俗之行之教聖人精義之言
真可以百世不惑矣噫嚴陵不過光武安敢遂其高
志宣舉不遇 聖祖安敢盡其苦心當日 聖祖所
以眷眷於宣舉者在於嘉憐江都之事而今日之所
以所斫於宣舉者在於污蟻江都之事當日 聖祖
之諭以義無致死褒以耿介出俗者在於江都事而
今日朝廷之謂以義在必死斥以滓穢失節者亦在
於江都事宣舉雖不足恤獨不念 聖祖所以眷遇
宣舉之義乎今日之誣宣舉者雖千言萬語變幻百

出要其歸趣只以宣舉君臣同患難之語謂有比擬之意而已縱令其句語真如誣者之說若使宣舉江都之事實無尹穀致命之義又有耿介出俗之行如聖祖之教則君臣同德亦何累於聖祖哉故今日之誣者並與其本事而論之以滓穢辱之以失節其意以為宣舉日記同患難之語註之以比擬則止可加以僭猥之名而猶不足以深其文重其罪必其處義本事又詆之以失節然後僭猥又可轉而為誣辱其巧釋拖轉文致於罪網者可謂殫盡心力而不自知其言之背馳 聖祖之明訓毀傷 聖祖之明

鑑臣不敢知千載之下考信之論其將盡捨不刊之聖訓取信於昌集普澤輩之醜論乎先儒言不信已說信師說伏况當時之事 聖祖之躬所經履殿下耳目稍遠無以考詳則誠願篤信 聖祖以為尹宣舉江都事渠則以為愧恨而 聖祖諭以耿介出俗後人安敢疵議尹宣舉在今日故敢言之義既已陳於 聖祖而 聖祖封批嘉獎到今安敢致疑如此看破則義理自明是非自正矣夫人之處世或有初晚之不同晚節有虧初功亦棄如使尹宣舉別有晚節之可議則亦難如此說去今宣舉則初節即

江都事晚節即引咎江都事一生本末只是一江都
事而 聖祖以此獎之昌集輩以此辱之但得打透
此關則沛然矣噫宣舉以故文正公臣煌之子先正
臣成渾之外孫自亂後絕意世事專心學問淵源之
正節義之卓德學之純行誼之篤為一世之所瞻仰
惟其沒身丘樊不出世道故又無一毫怨尤於人聞
風誠服覲德心醉殆非過語雖偏心忮性之人不敢
雌黃及其身歿之後學士大夫孰無江漢秋陽之思
雖以今日異論者之父兄言之如故相臣金壽恒其
尊慕敬服之誠見於文字者極其推隆論議既希之

後猶以生平慕用之本心至達於筵席到今昌集諸
人有何積怨深怒而倒戈如此哉其源蓋由於臣之
亡師見睽於宋時烈而亡師見睽之事亦有源委臣
等請究言之噫宣舉之於時烈諒亦平生許以道義
之交者也向當 孝廟之世山林諸臣一時彙征而
宣舉則引義自屏以終其世時烈最蒙特達之知實
有孔明魚水之契宣舉以為儒者之得君行道實為
千載一值之會而空言易大實事之做標置太高望
實難副吾才先好而君心可格正言日至而忠益可
廣上憂 聖主之大志或至孤負下憂道交之事業

易歸脫空自處諍友之任勤加規益之言見其處心
福隘則戒以克私私意見其喜同惡異則勸以虛已
受善長箴短幅斤斤赤心而時烈病痛尤在於大義
之先聲無實恐不免於虛名實禍故其所規砭尤切
於此屢引朱子不害易之義大易不密之訓以戒之
有曰不計時事之可否只好言語以快一時之聽
聞以賭後人之稱許或曰今日所患在於務名不務
實或曰無一着實舉措而只發復讐之說今日之大
弊又嘗抵書李惟恭論時烈認我為義護人為利心
利而跡義言義而行利則不可說也其於先實後聲

先義後利之圖眷眷三致意焉惜乎時烈既不能反
躬自省親切受用而真討實砭反為骨中之鬼胎也
逮乎天不助漢大割又降 孝廟賓天萬事墮甑而
禮訟大起朝廷先潰尹鐫始以卑生貳宗之危言攻
時烈時烈遂以袞貞斥鐫宣舉於是貽書于鐫責其
失身權門為異日袞貞之嚆矢前後累書反覆痛切
而又以已甚致亂深戒於時烈以為禮論已歸釜蹄
黨禍將成大亂每誦朱子區區東南事已不勝其憂
何恢復可圖之語為之三復慨然所以自己庚以後
勸勉於時烈者專在於恢復度量公好惡弘聽納祛猜

明齋先生詩集卷之二
嫌逮夫戊申秋時烈入相赴朝宣舉以為懷川此動
又一初也若懲毖改絃公心實做猶有可望遂草書
近于言欲貽之會聞其去國而不果送此所謂已酉
擬書者也其略曰執事篤厚於親舊故有情勝之弊
剛過於嫉惡故有量隘之病所愛則不知其惡而又
未免牽已而從之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
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下一任於已意聰明掩蔽
好惡顛倒而或不之覺物情之不厭置在於此此則
私意之當祛者也儒者必行已志故不免以同己者
為賢而異己者為否動引古昔故不免以承順者為

知我而疑難者為不知至於已志之不必合於義古
昔之不必當於今則有未暇反省故詭詭之聲色未
免於拒人而附會之風習無恥於面諛以執事好問
之勤而人或以聽納之不弘為病者主張之有過當
處也此則言路之當開者也又以破偏論解禮禁為
惡務首尾論列縷縷指切理明義精字字感激動人
噫宋儒之稱明道有曰使其言得行於熙寧之初則
可無元豐之禍今之世道至此之後識士之誦宣舉
遺文致慨恨於離合升降之幾者豈有既哉其後鐫
以凶悖伏法而時烈亦竟以禮訟被禍世之論者或

以宣舉之斥鑄不如時烈之峻咎宣舉以不知人夫
以事之已然之後而論之則宣舉之慊於知鑑或落
於胡康侯不識恭膺之科而若就大賢分上在事之
未然而初而觀之則宣舉之此言有類於明道熙寧
新法委曲平章之意噫彼青苗保甲毒流天下而明
道猶欲與之稱停同事至咎君子爭之太過謂當令
受其罪况茲禮論有甚緊要輕與初仇終成屬陪此
實宣舉所深憂而其先見蓋亦驗矣其年夏宣舉歿
而鑄遣子致奠臣之亡師謂彼於先人交義雖絕猶
是舊日故舊既以吊禮來臨孤子似無可拒之理遂

受之其祭文中憾其見絕多有懟筆夫此受奠一事
無論義之當否亡師實當之而時烈乃反不平於長
逝之人臣之亡師不能深知此意乃輕托墓文於時
烈而又謂已酉之書實為箴規之絕筆悵悵之遺意
並以呈示於此際書中戒之言無非切中時烈之
實病已不堪其枚念之性而其中禮禁一款尤大觸
其輻憾墓文之隱語譏嘲蓋由此出矣噫若使時烈
平日素有受善之誠喜聞過之德則賢友既亡之後
當如武侯之思州平元直紫陽之念敬夫伯恭惟此
已酉之札必有執書長恟之意設使者鑄一事終有

不契於意者其於撰德之文盡叙百年道學講磨之
情而單拈一事作為存沒未了之案以致慨惜九京
之意則自家之心志自是公平脫灑而孝子之情義
亦豈得有嫌於其間哉今乃不然全篇摠論全然歸
重於文純公朴世采所著行狀而語多譏姍至其銘
文又曰我述不作顯示不欲犯手之意臣師恠其一
意之不誠下語之乖常以書質之曰平生朋舊不以
一言半辭自見已意而及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
者然云則答書曰吾仰和叔如喬岳和叔即世采字
也其言似若尊仰世采籍以為重者而其答世采書

又曰山岳之說執事既用之於用慶愚亦禘借而用
之蓋以世采所著狀文贊美宣舉有巖巖喬岳之語
故時烈心懷忮克故為提出以露嘲戲之意爾噫先
銘之托在人子豈非重事而銘文既不誠又以此等
話頭譏嘲簸弄無所不至 殿下試思之是果近於
人情乎否乎臣師於此不惟私情之不安實亦有以
見其心術之乖慝此非臣師蔽於己私而然也雖傍
觀之人亦莫不然故世采抵時烈書所謂抑揚反復
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者此也蓋自己酉書以後
時烈所以困滯宣舉者不但此也追提鑄事江都事

日知錄卷之二
滾雜為一以為瑕釁之資而變易本末譎張虛訛或
假托人言或誣筆書牘自唱自和捍闔為說不一而
足臣師之心固已致疑於本源之失其正而局外心
公之士所以窺見時烈之作用者亦皆自此益深矣
蓋江都事宣舉之慶義本末已詳於前則其假托訾
謗之說鄙悖冗瑣誠不可每汚尊籐以重儒門之羞
恥朴世采與臣師書所云江都一款不當辨又不必
辨世人遇事必欲申辨者為其或能亂真耳今則不
然先庭自訟之深樹玄之卓著於上下耳目本末焯
然尤翁云云只見其吝於與善薄於故舊豈能損幽

光之萬一云者實得之矣至若鑄事則時烈捨其禮
訟相答之實事別又追提其中庸改節之事自謂為
朱子忘身斥鑄而以宣舉為黨鑄夫時烈異端之斥
已在壬辰而伯夷之褒在於丙申講官之超格外之
說在於戊戌以至己亥鑄有山訟則直請不查而決
給宣舉以為大害事理至貽書責之則時烈之於鑄
可謂特厚惡在其為忘身斥之哉夫惟時烈之忘身
斥鑄蓋在禮訟之後而及其欲設鑄竅擠陷宣舉則
己亥禮訟甲寅罪惡俱不干於宣舉故追提異端之
說強為移鋒之計誣之以黨鑄背朱辱之以先鑄伏

法噫追與罪逆之人設為王陸之辨以陷平生道義
之交欲被以收司之律者殆不類平人所為雖云忿
憤之甚獨不自愧於心乎此則已詳於丁卯羅良佐
疏中今不架疊也至於李惟恭禮說事又添時烈本
源之疑蓋惟恭與時烈交道最密平生言議無少參
差已庚禮訟實所同力主張甲寅秋惟恭為著禮說
一通送示時烈時烈為之手筆點定及其被罪同坐
而中間爭狠小故情義已乖丙辰年間惟恭變禮說
求生之說忽出於時烈門下其時臣師適候時烈於
長髻棘中則時烈自言見其變本且言其本在宋尚

每所令臣師覓見臣師還到尚敏家覓其禮說而見
之則元無變說處而後又聞其為手筆點定之本初
相往復未乃搆誣臣師心甚疑惑以書質於時烈則
有往復誠有之說此事悠悠之答而語甚窘窒作弄
自綻既而李宋兩家竟以此事大乖臣師閱其方在
禍患之中生一無中之事自成蚌蟻殊非道理屢書
叩質勸其明言註誤解謝惟恭復全文道而終不能
得噫朋友之義處於五倫之一而指無成有緝言生
譽五十年麗澤之地盡成蠻觸之場無一完全之家
君子之用心必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而世道之壞

日齋年譜後錄卷之一
人心之敗亦有不勝其憂者平生師事之地心術隱
微之處動被傍人點檢事事如此人情道理豈無憂
歎之心哉但其遭值之時正當陽九語言之世恐落
讐怨所以不能深言顯諫以效其誠及第中後紀時
烈放謫還朝而言論事為及多不厭於士類半生樹
立蕩然掃盡此臣師辛酉書之所以作也其書大旨
蓋演已酉書之遺意而時勢末年病根比已酉益深
從古儒門相傳之法只在一心發政害事不可他求
故從頭逐項痛與一番血爭比之已酉書不獨不更
進一步耳臣師此事自是義理至重處非凡庸俗見

所可輕易議及乃其苦心則以為幸而得力則師門
之收拾晚節身子之輸盡款誠廢然在此一着而不
幸而不得力則欲劾古人杜門不見人面而死世之
君子知我罪我其亦在此書成之後猶謂關係既重
義理無窮思與平生道交講其當否適與朴世采會
於甘露寺臣師於是聯枕三夜罄盡衷蘊至有比干
一言而死之言而世采引王蠲退耕之事以喻之且
曰兄之誠意余非不知但忠言未易相入事端易致
層激末梢之憂恐作朝廷之風波兄遯處山林無異
室中之處子一朝自我起事以致世道之紛鬧則豈

非不幸之甚乎臣師於世道一說不能不動遂寢其書世采甲子疏所云臣非不知其疑則當問之義而恐或賣緣觸激於時議致傷師生之體相見時止之不啻再三云者此也臣師之苦欲一諫世采之深憂力挽臣等蒙學雖不能知其義孰精而臣師既從世采之言自是便深藏其稿雖子弟門生不許窺見終臣師之世無人得見其書者此乃古人諫草不以示人之意今臣等之形諸章疏諒亦非臣師之本意而事既如此不得不略陳其意義也臣師自寢書以來中心所蘊常懷耿耿結會時烈外孫權以鋌即臣師之

妻姪也從容來宿語及其外祖憂其晚節責臣師之無所規諫臣師以以鋌非外人遂拈擬書中大意略言其具草不能送之意以鋌歸傳於時烈時烈遂大恚謂拯絕已辭說紛紜世采聞而疑惑書問委折至於再三臣師不得已略復與權問答說話無問自愛之義其說遂為時烈孫處世采甥館者所竊去於是時烈門生崔慎之疏出矣兩大臣筵奏之事發矣時烈之怒自此層激既辱其父又辱其母私書往復之醜言至於忍人水濱之說而極矣公家推上之轉激至於宣舉先鑄伏法之論而極矣平生師友之義至

此而窮極無去處不期絕而自底於絕矣其間說話
臣等不忍每每泚筆重憾亡師長逝之魂而言既發
端亦不能不略載焉所謂忍人水濱之說蓋時烈謂
其門生曰金尚書益熙生時以尹宣舉為忍人云云
其語意蓋指拯母李氏殉節江都事謂非出於自決
而以宣舉為殘忍薄行也臣師聞此不勝崩迫乃於
荅時烈書有所質問時烈荅曰金尚書不但曰忍人
而已蓋傷其同氣不得從容就盡而謂出於先文之
倡之云云所謂同氣益熙之弟益兼乃江都立愷之
士而謂亦由於宣舉之驅迫其死非素定也云爾於

是宣舉則歸於殺妻殺友之科而益兼兄弟之誣枉
亦極矣世安有已無欲死之心而為人所驅迫而死
者亦安有指同氣之舍生取義謂被迫於人而反咎
人者哉如此背理之事其子孫如金壽澤者猶欲認
為其祖之說惟時烈之言歸於虛妄而不念其祖
先之事落於無義黨論之陷溺人哀哉臣師於是再
以書質之曰金文曾於癸巳秋訪先人言及當時事
為言先人引咎不任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其
至情可見矣噫殺身成仁一家義烈炳炳死者固無
怨悔於冥冥生者亦豈有尤人之意哉金文於先人

真有不但曰忍人之意則是怨之深也斥之甚也又
安有手登薦劾以欺吾君時加存訊以欺吾心之理
哉嗚呼痛哉不肖於當時齒已九矣雖極迷昧無他
省識猶記先妣自決之時先人則不在家中至今追
思歷歷如昨人子見此而尚延喘息於人世豈非命
之至頑耶雖使金文而在必不以已不目覩之事身
質傳聞之說况今金文歿後幾年無端引播其說以
為疵謗之口實即不但不肖之至冤極痛抑忍於門
下盛德所損非細也先妣處義之明白不肖尚今了
然於心目而中夜泣血者也苟有一毫疑晦之端則

雖人子為親之至情何敢抵言若是以欺天地鬼神
嗚呼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可言而又與
先妣明白處義之一節而湮滅之罪通幽明萬殞難
贖仁人君子亦必盡然傷心於此矣五情糜潰不能
畢籲云云時烈答書曰金尚書之前後異觀非愚所
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聞尊
以母死不明持疇孫云竊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云
云噫嘻人有此身孰無父母假使臣師師生之間有
所做錯事出疑阻情有可恕則坦懷開釋理自妥帖
如其罪深義在難容則止就其身聲罪致討亦無不

明齋年譜卷之二
可再有受鳴鼓之攻而孔子不廢於十哲邢恕造涪
江之禍而伊川猶處以故情千古師門豈有如此醜
差之口業耶朴世采貽時烈書所謂一舉而傷人之
兩尊殆無餘地乖友朋平生之誼傷孝子罔極之情
者是真切傷痛語也臣師於是人理窮矣師道亡矣
目失其親亦可悔矣徊徨戴履求死不得矣此是臣
師所遭事變結梢處至於先鐫伏法之論即向所陳
黨鐫二字之進曾照律而乃時烈丁卯既在於師道
已絕之後臣等亦不復致詳也 殿下試思之人而
如此尚可保其舊義乎如此而義絕出於天理之當

然乎抑出於私情之狹小乎臣師處義本末其曲折
梗槩如此其間事義得失自有千載士論非臣等末
學私言所可掩揚而先儒之論人曰銖銖而量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尺必差石量尺度徑而無失
今茲師生之事變枝葉甚繁而惟此結梢兩遭即是
石尺所在之處伏惟 聖學高明閱理精熟於此而
試加思量則是非之天必躍如於目前矣亦是格物
觀理之一端伏乞深省焉嗚呼在易困之象曰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今臣師被誣之由當時事端近歲
章疏誠有不可勝辨者幽微細瑣逐件暴揚有傷於

大體况當剛掩困極之日唯務不信乃窮之言亦非君子困亨之義所以臣等之疏提綱撮要不為對口交辯而苟念父師之義係是儒門大是非臣等雖愚不足以與此請以所聞於元儒者誦之夫父子天倫也無與輕重師生義合也然有深淺自其深者而言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及雖衆人之師房亦有匪教不知恩等昊天者此則其恩義親君父無差等樂子事一之義蓋舉其最重者而言耳其餘淺深般數甚多橫渠張子之分數等先正臣李珣之差五服曲折精備若此類則其大體與最重者同而恩有淺深義有

隆殺未可一槩充類於生之族而致其並極於君父矣然則今欲論極父師之輕重當先論極於時烈師義之淺深夫極於宣奉父而有師道焉淵源所承詩禮所傳實在於家庭其振衣於賢父之執友如朱子之師兩劉朱塾之師東萊處其常而言之則其義亦不可謂不重而遭其變而裁之則其處義不得不有輕重况未稍所遭之變又不可以常理言者耶今之斥極者不論師之淺深而類謂父師無輕重此則顧復之恩昧矣不足辨也其中又有一說謂師生之義不得不絕而執其與朴世采講義權以鈺酬答之事

謂之私相譏議而為病拯之大端此則摺摺之言夫
世采與拯為道交而於時烈亦情深拯之欲諫其師
而講議於世采正如臣將諫君就議於友乃事理之
常何咎之有至於以鉅本非外人以時烈之門生對
時烈之外孫共為憂愛之言便是一家內事亦欲其
愉辭導達泯痕開納耳何謂譏議哉及至以鉅歸傳
其事大宣之後世采以當初與聞之人恠其不密再
三叩問則其略覆以以鉅已致之大意者質之事理
少無所背世采甲子疏所云本末條理具有其由者
此也世采於時烈情義終不替而於臣師亦非阿私

者其時事情世采之書牘疏章可覆按也彼又或以
碣文無辱說為不可絕之證夫辱之端起於碣文而
義之絕窮於水濱說初未嘗絕於碣文臣疏首尾俱
在非可誣也此外又有一說咎臣師之不早告絕者
噫孟子之於齊宣雖已知其不可與有為而三宿濡
滯乃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王如改諸即必反予
君子之處大倫其用心之惓惓有如此者誠非尹士
之所知也凡今訾警臣師之說有此數端而自非全
昧顧復之思者其曰不得不絕則同此亦可見其大
體秉彛之所在也然臣亡師之意則常謂義理無形

人見易偏不幸遭值事多可悔交絕不出惡聲處已
當於其厚終身絕口不言當時事雖對門生子弟未
嘗言時烈過失或有情問者亦不答朋友子弟如羅
良佐尹推諸人其處地與臣師自別其於時烈宜無
顧藉或以過厚病臣師而臣師則自以孝誠未積處
義不審辱及兩親累及世道孤負忠孝恨死不瞑間
有士林曰彼誣詆欲為對辨則至誠諭止其意但欲
俛焉日邁恭俟百世者也山頽梁壞萬事瓦裂號鮪
舞鱗百恠備出觀其情狀亦非真有血誠於時烈而
然者只欲藉以起事打盡朝廷而若干士論門生後

學不量義力妄攖其鋒使彼忿恥為計愈深球疏一
發群憾協力泉壤之禍竟至固極此則臣等之罪也
至於家禮源流最是小事最是恠事禮類一書之或
兩屬或專屬有何增損於儒門道學之大體臣師不
悟俞相基之陰受時人意旨但信其通家交誼師生
舊情欲與講得穩當事理忽地遭悖臣師其時末疾
已革嘗歎曰此吾命也未幾臣師云亡而世變由此
翻轉然非大義所關一日天心悔悟大誣昭釋則
此事不煩言辨而兩賢手草初本宛然尚在編摩歲
月俱有實記一經 乙覽群偽覘解臣等固不及汲

於今日也嗚呼詩之國風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遠我獄室家不足此
傷強暴之誣枉而其辭忠緩者召伯在上也小雅曰
亂之將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譖此傷譖人
交亂而其辭痛迫者亂世是逢也今臣師兩世之所
遭可謂譖亂之極而所恃者 聖明降臨故臣等其
情則痛迫而其辭則忠緩惟務明理不事求勝寧略
而無煩寧訥而無訐皇天后土實所鑑臨伏願 聖
明遊心昭曠以理舒究克黜愛惡之私見邀觀是非
之公議以幸斯文以存國脉

前持平李世德疏

供辭比疏尤洞切繁不錄
疏語難曉慶略加註解

伏以臣自少出入於先師尹拯之門恩義之重無間
父子而自亡師受誣以來隱忍含默苟度時日迄未
能一番伸暴者誠以師門有無辨之戒 聖主無迷
復之理姑欲杜口屏跡以俟是非之自定而已日者
忽復有先師父子追奪官爵之命夫追罪既骨係是
極律而朝家以此公然施之於兩賢臣略無留難斯
文之厄於斯極矣臣若復遲徊不一言而死則是上
負 國家中負亡師下負素心茲乃不避嚴誅瀝盡
肝血以伸亡師兩世之誣伏願 聖上少霽雷威平

心垂察焉嗚呼今黨人之所以脅持者一則曰墓文無辱而以是相絕也一則曰擬書挾憾而以是操切也削去節級捏成一片而 殿下亦不必加詳察只命書八兩件文字欲斷為今日之案然而墓文擬書條件既異師生相絕自係別般彼輩乃苦諱末梢之醜詎必稱墓文之無辱以證其相絕者正如健訟家掩其真贓正犯舞文而弄騙直可惡也蓋臣師所遭源委甚繁端緒易錯而要其大指不出於臣師與文純公朴世采書所謂情不能不異於前義不得不異於前一句語始終處義惟此兩端臣請從此討去輒

引文蹟略去枝葉兩下打開俾情偽悉著是非自得若其意涉於傾陷者臣不忍尤而效之也何謂義之異於前也師者道之所存道存則義以隆焉道乖則義以替焉今時烈之為師道果何如也其初固與臣師之父宣舉托契同門道義相講一時師友莫不推重處則講朱子之書出則任大義之名儼然為當世斯文之長老則臣師之摠衣其門蓋承賢父之命而然宣舉之教拯曰尤翁突兀處難及汝師其好處而其病痛則不可不知也又曰尤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以朱子書相磨切如古人之以三百篇諫可也宣

舉之於時烈已深憂其病痛使師生之間亦盡其規箴之道其至意可見而臣則謂他日師生之乖已兆於此蓋時烈之病根日深至於本源之疑朱書之劇切不已至於并用之砭則溯觀往跡重致慨於時烈之不能受善也然而當時時烈之病痛已在本源而惜乎宣舉只以此認作氣質之偏苦砭懇規要以點鐵成金而不憚以身為孔明之州平又送臣師作東萊之朱塾畢竟身後之醜辱未造之紛紜皆從此出識者之追恨容有既耶蓋其學朱子也則時烈外也名也宣舉內也實也任大義也則時烈虛名也宣舉

實心也宣舉之自丁酉至己酉諸書實係兩人名實之分而亦關道義分睽之源請詳之蓋當時烈之動引朱子也高自標置全欠實功徒假名目以號令一世則宣舉嘗戒之曰如醫人之用藥方藥方則非不是古方而用之不當其病則便非矣人或詰之則醫人檢方而拒之曰此古方也可乎此切規之言也若宣舉則學必務實心專用內潛修力踐篤敬躬行故朴世采撰行狀曰專精刻厲矯變充積博約工程節次根極於考亭此學問之真假所以分也當時烈之主張大義也強為高談全無實心徒藉尊攘以張皇

虛聲則宣舉輒戒之曰只作好言語以快一時之聽
聞以賂後人之稱許則決非大人君子好謀以成之
義也又曰無一着實舉措而只發復讐之說今日之
大弊也又與故叅判李惟泰書論時烈認我為義諉
人為利心利而跡義言義而行利則不可說也此深
憂之言也若宣舉則沒身溝壑父子並節而毋忘江
都仰贊 聖志一國正氣萃于其門時烈亦許以潔
身不污可以並傳於三學士云則此大義之虛實所
以分也臣師於時烈亦知其病痛嘗規其假托朱子
則引故叅判俞榮之言曰每篇必引晦翁亦一病也

戒其虛借大義則引武侯之義曰何必日誦大義而
後真為大義不待辛酉之書而其述親志規師席者
亦已切矣然而時烈虛憍伎伐已成胎疾其於宣舉
之言不但不能受善不平之氣隨處觸發只見吾非
之斥好談利害之譏悠悠於往復之際而兩人道義
已多不契之漸故臣師師生之際當時先輩如宋浚
吉權認諸人亦已憂之矣臣師嘗抵朴世采書論此
事曰先人之於函丈契義固不淺而戊戌己亥以後
漸有意見言語之不相合者或有累誦斯疎之戒而
先人則以為士林為一家雖有出處之不同不可二

視之也又以充翁之不能受善在於主張之太過而其辭氣之過當又特其氣質之病一切容而不校而惟眷眷於本源之地又恐論議之歧或有門戶各立之患痛去圭崖不自標置人或疑委曲之已甚而先人之心不要苟快於一時云云此可以想見當時兩家氣像而時烈病痛益深漸為世道之害則於其已酉再入也宣舉又有一書乃箴規之絕筆也責其加膝墜淵一任己意好惡顛倒物情不厭則戒之以私意責其同己為賢異己為否附會風習無耻面諛則戒之以荆公其所首尾切靡靡乎本源之際而此

前日更進一步矣書成還寢或自有微意於其間而惜乎臣師坦懷輕信遽以進之於請銘之際也論其誠意固出於畢先志而寓微箴而時烈卒以此挑起宿憾公肆歎弄於是而有旁抹之書有墓文之事有木川之說許多說話次第生出此固私情之難安處而亦因已事而漸得本源之可疑至於李惟泰禮說事而益深矣蓋時烈與惟泰交誼最密間因規切轉成嫌隙及乙卯同坐禮察也臣師往候時烈於棘中則時烈曰草廬禮說頓變前見宋尚敏得於草廬大駭而來示少輩則以為變說求免而吾則以為可發

一笑因令其孫疇錫搜出不得則曰可覓見於宋生
臣師歸路覓見則殊無變說處即抵書時烈言其非
變說已而惟泰變禮之謗喧騰一世臣師已又得見
其草本則乃時烈手自點改而往復書札俱存心尤
惑之遂再書質疑時烈答曰聞此兄依說頓異於前
見故奉要覓見其新說又曰甲寅秋往復之云誠有
之間有以愚意添刪者云云蓋其辭意似若禮說變
改之云得於傳聞未曾目覩者然又若所謂新說與
甲寅禮說各爲兩件者然逃閃恍惚用意漸綻而惟
泰自明之說亦極忿懣師友之間又將潰裂臣師深

用旣傷又以書規之曰當初門下之使疇錫搜出而
不得則使拯覓見於歸路者卽宋生所得之本宋生
所得之本卽甲寅秋往復之本也此宋生之以爲可
駁而門下之以爲可笑者也今此下書則以爲甲寅
往復誠有之其全篇自好云云若於當初宋生之駁
而來呈也卽答之如此則似無今日之鬧端而旣不
說破往復之事又有可發一笑之評則少輩之紛紜
固其所也爲門下計者所當引咎自責開釋彼此庶
幾有保合之望云云時烈無語可答但曰如有實用
功處則此事儘悠悠於是而時烈捏陷惟泰白地弄

出之跡畢露無餘此又臣師致疑本源之一大端也
執此溯求則凡其所以援引他說盡是打空排抑異
已皆涉用意而從前言行之間一切歸之以氣質之
病者舉覺其流出於本源雖欲強而不疑不可得也
顧以時當在厄又不宜明言顯諫以藉讒口只自泯
默而已故丁巳與朴世采書曰函文學問之力卒無
以勝夫氣質之用戈戟起於同室流言交於門牆四
五十年麗澤之地變為蚌蟻之塲萬事脫空一握為
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又曰先人之學主於實師門
之學主於名入處固已不同而師門則主張太過自

引太高常有傾湫倒海底意思而未有春嗟物茁之
氣像但聞攻人勝人之話頭而未見泛愛成善之真
誠此其學問之偏氣質之疵而既已見阻恐重得罪
抱茲耿耿不敢發口此為永負師生之義於此可見
臣師至誠深痛隱忍而趨趨輒以杜門為心者也及
其庚申復出掉脫名義收攬權利手脚胡亂全非儒
門氣像臣師憂歎痛惜轉深一節其心以為平生尊
師之地至於此極未知先人而在復有何語必欲一
番痛言以體先志而盡吾義此辛酉書之所以作也
一篇大指皆是申說宣舉丁酉以後諸書之意而首

曰門下以晦翁之道自任大義之名自樹故主張不
得以不過自引不得以不高已不能虛心而受益人
不得獻疑而發難替否者被踈將順者無灾此所以
大名壓世而實德內疚者也論其假法朱子則曰文
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而夷攷其實則或只得其
名目而其義意則未必相似者有之或先立己意而
引晦翁之言以重之者有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
內多不服論其虛張大義則曰平生樹立實在於倡
明大義而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辦也其初固
有喚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稍久則無實以繼之

所謂修內攘外安強復雪之圖者了無卓然可見之
實事戒之以王伯並用義利雙行揔之以氣質之不
能變學問之不以誠末復曰今此忘身索言非但不
敢負門下亦欲卒先人平日之至誠云云其所論列
皆接據前言明白的當亦非有別般新話也但其氣
質心術之疑既有前後之判則義利王伯之論不無
差殊之觀而宣舉所謂心利而跡義言義而行利者
當時深憂不幸而亦符驗矣書既成適與朴世采有
山寺之會世采亦尊尚時烈而同其憂慨者也遂以
其書反復商確臣師則有比干一言而死之言世采

則有王蠲退耕之喻而且以世道風波爲慮臣師於
是不能無動遂寢其書而耿耿鬱抑終不自己適時
烈外孫權以銚來訪從容臣師回言端提及具書不
敢送之意又拈出大旨而言之或冀有宛轉導達之
路義利王伯之規從此而始入於時烈之耳矣時烈
聞而大恚有絕我之言辭說紛紜世采訝之詢其委
折至於再三臣師始作書略叙當時問答之辭而並
及向來疑阻之端要講處變之道所謂機關權數等
說也其書後爲時烈之孫淳錫所竊去而時烈之怒
轉加一層北慎之悖疏兩相之遞奏相踵而出至此

而臣師與時烈之道尤成一大剖判而其所以不合
者亦豈有他哉父師之道既有真假名實之分則其
終決不可苟合而不免捨一而從一者亦理之必然
也昔文敬公金宏弼稍貳於其師文簡公金宗直處
士曹植論之曰宗直制行不得無疑於後世使宏弼
不貳則亦不得無議於他日今百代之下知臣師之
正學質臣師之精義者正在此擬書一着不然而自
存形跡含嘿苟容不繼賢父之志以格師道之非則
臣恐雖如臣師之賢亦不免他日之議也噫師道無
托忠言不入本源之疑無以自解則此義之所以異

於前者也何謂情之異於前也臣師之於時烈父子
師友首尾四十年情誼亦可謂不淺矣不幸墓文之
托既失其人遺札之示又遭按劔時烈因此而忽提
江都事尹鐫事齟齬宣舉同有紀極至於身死而後
已噫嘻甚矣夫江都尹鐫兩事已詳於丁卯羅良佐
疏中今不容架疊而蓋宣舉以不死江都引咎自靖
則當時 孝廟之批以為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
宋浚吉之書以為以此自廢深恐所執太過及其終
身一義守死善道則時烈於祭文贊之以一星孤明
砥柱不傾江都一事於是而了案矣宣舉以尹鐫投

合相門主張邦禮累書責之曰不待高明之顯絕而
後始退又曰欲挽江漢之水滌盡高明滿身垢污鐫
不念聽因以棄絕時烈貽書許之以心公識高而至
於鶴寺之會又斥以陰黑絕鐫一事於是而了案矣
江都是宣舉初年事絕鐫是宣舉中年事生前死後
數十年之間朝無異議士無異評時烈之於宣舉平
日規砭雖作宵中之鬼胎而其身已沒萬事都休則
庶幾宿憾之自冷矣及其請銘之行遺札既傳而且
見狀譜中稱述道學之實備載規切之辭平時伎厲
之心雜然激發又慮文字流傳作為自家之斷案必

構斥宣舉歸之無狀之科然後已可以脫出一頭臨
深為高其私意根柢正在於此於是先與撰狀之朴
世采從頭理會作為一書後來千奇百怪皆原於此
其書略曰乙巳年間與吉甫會于山寺草廬亦至余
謂吉甫曰兄於驪尹交道如何答曰豈有以為黑與
陰與小人而不絕之理其後草廬謂余曰吉甫外雖
嚴正內實虛恟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
如許吉甫乎及其沒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曰尹
丈於驪尹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
雖不敢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為草言可思也遂於

初忌略綴數語微見驪尹取舍之說矣且聞其樞過
城西驪尹遣其子操文致奠而絕之之家不能相謝
厥後草廬來言驪尹聞見絕之言大恚曰於江都事
吾先已不屑而龜勉相從云云或無乃其家病此而
欲為繡縫保合之計耶於其無恙時不能聞知而講
質愚滯之見未能窺測云云而於江都事四字旁書
而還抹之抹之而使可見於是而江都尹鑄已了之
案復起矣夫江都之不足為累尹鑄之不復相交固
不必更事分疏而時烈之執此為言亦非真以為可
累也真以為復交也不過欲借此兩案以傾陷之耳

然猶不敢自我發端粧出一鑄做成兩疵而使瑕累
歸於宣舉言根歸於他人此時歸以與惟泰極費心機
以伏後案其時世采亦以旁抹可見之跡書報臣師
蓋已覷破其用意處也臣師之弟尹推嘗以鑄語質
諸惟泰則答曰曾所未聞又曰尤公之欲攻人也必
托他人之言以攻之使人與人相粹而從旁兩病之
此尤公之勝算也據此則驪尹大惠之說亦起於起
處可知矣此臣師私情固難晏然而所以致疑於本
源者也不但此也惟其綱縫保合之云只可為誣匿
師之資而猶不交涉於既沒之宣舉則韓聖輔之疏

又稍變其說以為宣舉聞鑄江都云云之說於權僑
而大生惟恟復與鑄相厚過於前日時烈愍然曰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云云隨便兩證變幻惟意則不待
問於惟泰而可知其誣引也况癸丑書既曰聞可信
士之言思草言而見意於祭文甲子書又云山寺會
後見宣舉變說之書知其扶護而我有謝李之事謂
誤責惟當時既見其書而有謝李之舉則何待可信
士之言而思草言歟生時既知其扶護則何無一言
相質而乃待初忌之文歟又何謂不敢深信於可信
士之言歟尾裂之斥果在宣舉生前則何待受奠之

後聞惟泰所傳而疑之以繡縫歟又何謂不能聞知
 於無恙之時歟明有指的之李惟泰亦曰未聞則可
 信士之心必有其人亦未可信也癸丑書山寺問答見
 復書申其說曰白黑之論只就其善道不異而人
 之鑑又是別也蓋謂論議則鑄與善道不異而人
 則不可信也宋相癸丑不記有先生偶書及其有
 為則宋相遂執以言以評之甲寅先生偶書及其有
 則事相聖輔疏又為變說之證而甲子書中悉作謝
 之里云夫既書謝草廬在於老思草言見其時則
 矣待身沒後可信士之所傳而始思草言見其時則
 祭文也此其打訛者一也癸丑書以爲老言見其時則
 聞草廬所傳驪尹之說疑先生欲爲繡縫之計韓疏
 以爲老先生在世時一宋相問與鑄益厚如此而有
 裂之斥一出於手書載尾裂於門說捨手書而襲韓
 訛者二也今宋譜又載尾裂於門說捨手書而襲韓
 宋家文蹟類皆如此且兩條皆引草廬正所謂必托

他人之言者也後來本川說忍人諱虜其隨意粧綴
 陣說或引滄洲或引草廬皆一套也
 到底自綻如此然此特其疎節也時烈既於前書弄
 發釁端及墓文之出也全沒體段多箴機括論其學
 術則只曰公志于此天闕其年叙其交誼則乃曰黃
 鵠壤虫莫窺閩奧於其揔論之辭一則曰狀德之文
 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一則曰玄石朴和叔之狀據以
 為說一則曰和叔心悅誠服之語人不以為阿所好
 者銘末復係之曰我述不作顯示疎外譏嘲之意臣
 師心甚恠訝以書質之曰先人之於門下得托以講
 廟之義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

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豈非遠於人情耶先人平日言議出處儘有不盡相合者今欲不沒其實則以為某事某事不相合於幽明情義却無所妨今於平生朋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其意而反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云云蓋臣師所望非在於溢美而只欲其自為措辭者即書而可見也乃時烈之作用愈出愈恠不悅於狀文山岳之喻而有和叔仰如喬岳之說點化其不緊句字而有容俟識見稍進之語及臣師之捨置此事不復相請也則棘中酬酢自發許改之言戊午書中先示改訂之意強相

提掇譏姍瑕釁演出無限口氣前後舉措殆不類常情按先生碩文請改見三次初以專用狀文請改則宋相答以愚仰和叔如喬岳及改本只點數句而曰松論則容俟識見稍進語意頗涉無謂故先生置不復請矣及丙辰棘中語也宋相先自提起極言是當初病憂中所草雖訂議于反無傷云歸後遂報玄石籤標送呈而及改本未及只用處故愚亦借用又書玄石曰山岳之敵強故先生遂不復以為言戊午宋曰弱固不可以敵強故先生遂不復以為言戊午宋相忽又抵書玄石曰自彼復有如此又答先生之書請之意韓聖輔亦以宋言來傳如此又喬岳之書請以草本更加商訂而不可先自貽阻勸之更呈後又無送是秋玄石以為不可先自貽阻勸之更呈後又無所改蓋無端許改復遂止姍嚮使時烈有所不滿侮弄之手段故往復遂止於宣舉則當臣師之托墓文也辭而不作可也直叙已見亦可也夫既不辭而當之又乃激於遺札一死

一生之際弄幻至此朴世采所謂抑揚反覆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者此也此臣師私情固難晏然而亦所以致疑於本源者也時烈既於墓文多所作弄而猶不足以快其憾乃忽初出倅虜之說以售江都之誣蓋庚申時烈自謫放還忽言於李翔曰甲寅義村院享時木川通文中有江都倅虜不合享祀之語使翔覈出以翔時為院長故也蓋當初通文元無是語湖中士林了無所傳而先發於時烈之口權尚夏郭始徵諸人皆問言根而左托右諉終無歸宿臣師疑之抵時烈書曰李翔奉問則以是言若出於

柳壽芳

柳即與翔木人奉問則便以造言自當有書

於此中則以為問於許璜

素昧不知之人

則可知秦仲奉稟

則以為聞諸草廬云如是則迷惑之心雖欲無疑何可得也云所謂六人即尹案也蓋案初聞此言於時烈謫中及後質言根於時烈則答曰吾於鄭載嵩事得造言之謗今於尼山事又為造言之人且時烈答臣師曰前日所從聞之人憂恐徊徨則言根自有所歸故便即自當云若果真有所從聞之人則此不過即所見而傳說有何憂恐徊徨之事又豈有為人自當之理乎且既諉以許璜所傳則所謂徊徨者又是

何人乎時烈之子基泰嘗言於臣師曰渠嘗從容仰
稟則答曰聞諸草廬臣師即曰先人院享在甲寅冬
而其後草廬與文無相會之事君誤聞也基泰蓋
已歸傳於時烈故自知其言之破綻答臣師但曰聞
諸草廬一欵兒子大驚曰元無是事又何其語意之
窘迫也又其書曰木川事無論虛實蓋出於尊尚先
丈之意云而其後書批言語醜辱之說有甚於木川
之云則所謂尊尚之意果安在哉蓋時烈法門專是
虛訛手段前後說話都粧一套觸處敗露此臣師私
情益難晏然而亦所以深致疑於本源者也噫鼓虛

弄無詆斥無倫私義詭詭轉深一節則此情之所以
異於前者也噫師生之間義已舛矣情已乖矣能無
變乎然而墓文事范忠宣猶不能告絕於歐陽脩而
其他誣語時烈猶且諉根於他人則數十年從遊之
誼亦自不輕君子之道固不忍處其薄也臣師自痛
父師交痛遭值不幸遂以杜門不見人面而死為義
而於時烈猶存門下問候之禮庶幾知我罪我只在
此處惟是時烈轉自層激不忍忿憤之心畢竟又做
出忍人之說誣及泉壤愈往愈甚其言曰金尚書益
熙嘗以宣舉為忍人托之既故之人以布之於其徒

蓋其語意以臣師之母李氏殉節江都事謂非出於
自決而以宣舉為殘忍薄行人也臣師固聞而痛心
甲子時烈見雙行之書有書於臣師臣師因歷訴衷
蘊兩條分說言其情義之所以異而又質忍人之說
時烈答之曰金尚書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同氣
之不得從容就盡而謂出於先丈之倡之也噫設令
益熙真有忍人之斥當人子訟親之際在時烈之道
宜其難於為說况可以更着不但曰三字耶同氣之
間舍生取義乃謂被迫於他人反掩其炳炳之節者
亦豈入理之所有耶時烈於是而不但誣臣師父母

並與益熙益無而誣之矣臣師見其書益不勝崩迫
又以書質之曰金丈曾於癸巳秋訪先人言及當時
事為言先人引咎不仕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
其至情可見矣金丈於先人真有不但曰忍人之意
則是怨之深也斥之甚也又安有手登薦剡以欺吾
君時加存訊以欺吾心之理哉嗚呼痛哉不肖於當
時齒已九矣雖極迷昧無他省識猶記先妣自決之
時先人則不在家中至今追思歷歷如昨人子見此
而尚延喘息於人世豈非命之至頑耶雖使金丈而
在必不以己不目覩之事身質傳聞之說况今金丈

歿後幾年無端引播其說以為疵謗之口實卽不但
不肖之至寃極痛抑恐於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先
妣處義之明白不肖尚今了然於心目而中夜泣血
者也苟有一毫疑晦之端則雖人子為親之至情何
敢抵言若是以欺天地鬼神乎云云時烈答書曰金
尚書之前後異觀非愚所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
復吳下阿蒙之意耶聞尊以母死不明持疇孫云竊
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愚何忍尤而效之乎云云夫
臣師之苦心悲辭一字一淚有足以感豚魚而泣鬼
神時烈苟有一分惻隱之心所當怵然驚惕坦然興

悔而乃忍以悖理之言益肆醜詈意嘻人皆有父母
是豈向人子所可發口者耶臣師所遭之痛迫姑舍
勿論卽此一事可以斷時烈之平生矣故朴世采抵
時烈書曰一舉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乖朋友平
生之義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人心不服而國論不
張禍亂之萌靡有紀極可見其斥之甚也噫怒其子
而辱其父辱其父之不足又辱其母一節加於一節
如此而猶曰言出師門低首求全則天理滅矣人倫
喪矣師友從遊之誼到此而窮極無去處固無事於
絕而自絕矣故文忠公朴泰輔抵臣師書引文簡公

鄭蘊事而曰鄭桐溪之於仁弘其恩義之篤殆所謂
非教不知之類及見其躬爲奸賊乃挺身攻擊不少
顧藉人莫有非之者以此知師弟之際果不可與君
臣父子並論也執事所遭以義則但見其心術之隱
以情則又有此父兄之辱內外皆離何得以煥然保
其終始乎其言叅量情義譬釋明的可爲百世之斷
案矣乃臣師則以杜門自靖之心懷收淚告絕之情
深引已咎鮮及彼失猶以舊誼相處及夫丁卯手疏
喜朝問荅者出則是真父兄之讐也所謂舊誼亦無
可施而猶且回思平昔喟然有來世口實之慚門屏

之間使不敢提起懷川事故世人或疑其當絕而羈
縻也則以爲剛決不足或疑其可絕而隱忍也則以
爲畏慎太過然臣師則不幸處父師之變不曾以悻
悻爲心而祇冀其庶幾或改亦不以夫夫爲憚而惟
慮其累及世道雖終至於不得不絕而其苦心微意
靡不裁度於息義權度之間卒弗拂乎天理人情之
正雖使古聖賢當之恐亦無以加此至於丁卯之疏
是尹鐫事極層之案喜朝之書是江都事極層之辱
雖在情義已絕之後而臣師之所以處時烈者亦以
此稍存節拍則臣請詳之盡破其心術之無狀焉夫

鑄之中庸說在於壬辰而時烈則曰彼乃象山也異
 端也宣舉則曰渠安敢為象山乃僭越也斥之則同
 而有輕重焉禮訟在於庚子而時烈則曰禍心也衮
 貞也視若仇讎宣舉則曰失身也衮貞之嚆矢也待
 之不以朋友絕之則同而有緩惡焉始終本末如是
 而已鑄既以凶悖伏法則中庸說論禮事特其細故
 也時烈乃復以中庸為鑄罪逆而欲勒加宣舉以黨
 逆之律多發誣誕之說輒曰我之絕鑄在於禮訟之
 前如是則情誼既深之語喪禮後自絕之說何以在
 癸丑之書也輒曰我之棄鑄在於改註之後如是則

希仲伯夷之獎超授講官之舉何以在丙申戊戌之
 間也輒曰擢鑄由於宣舉之力勸也此則以過政後
 格外用之之請李厚源象山聽講之答觀之非宣舉
 之所勸明矣輒曰宣舉厚於鑄而我則視以罪逆也
 此則以已亥山訟直決之啓宣舉害於事理之書推
 之其不視以罪逆而宣舉之不厚審矣癸丑宋相與
 見其吹索朱夫子漸禮以其所存而情義既深荷其事
 於朋友之絕後及喪禮以明其存而論幾於上變故無事
 納於身自絕云云詳見明伯夷也戊戌宋相判鑄起
 入資授鑄進善以希仲今之伯夷也戊戌宋相判鑄起
 當以資授鑄進善以希仲今之伯夷也戊戌宋相判鑄起
 山異端而使人聽講云云已亥交春鑄有山訟宋相斥象

月齊下晉後錄卷之二

四十一

白微士不可待以訟者直請不查夫給老先移書
責之日此非但有善於事理實非愛希之道去甲
子宋相與先生書曰鑄也取善侮未子則不待行
作惡而一毛一髮無非逆云云既以罪逆規之則
何為處於朋友之後則何謂忘躬相擢斥又何謂捨
既以情深朋友處之則何謂忘躬相擢斥又何謂捨
而斥也如是而彼乃露章上訐擬作定案斷之以先
鑄伏法自許以忘身相斥捏合虛無顛倒事實而不
暇念文蹟之昭在直可哀也况時烈前日藉口而脅
持者曰山寺之說也日再祭之文也然而白黑之辨
江海之說皆不過驪尹善道之爭則生前死後所
而為說者何乃拋却忘身之案而只在於禮訟一事
耶據此可知庚子以後異端之爭已屬灰冷而令特

以此推成陷宣舉之阱也時烈既上誣疏欲以罪宣
舉父子而不得則又托李喜朝之書作為問答用意
誣捏多有不忍見者而其甚者又援已沒之金蓋熙
言宣舉當江都之陷隨眾跪降其為誣辱又甚於俘
虜忍人噫嘻慘矣蓋江都之陷在於正月廿二日而
分司講和賊兵初無入城之事廿四日尹昉詣虜營
而賊兵始入城中分城以處我人同時在城之搢紳
大夫猶不被辱而宣舉已以其前日從珍原君往南
漢宋時榮李時稷諸人以廿五日殉節宣舉之叔父
尹烱姜渭聘李惇五諸人以廿六日殉節其放兵俘

掠在是日也當時事實衆目皆覩而劫降之說白地
初出益熙之甥李選乃黨於時烈而嘗構孽臣師者
也猶且以書爭之曰誠與鄙聞不同何以有此言時
烈語窮乃答曰當時只憑滄洲語若如來說吾亦不
敢自是此蓋與忍人說一般白撰也臣師見此歎曰
羅良佐疏中捃摭齟齬甚於仇讐者吾以爲太過今
信然矣蓋痛切語也凡時烈所以詆誣者愈出愈悖
更不顧道理是非惟快忿是務譬如當街童豎極口
凌辱底模樣臣之與之較辨亦覺羞恥甚非臣師無
辨之本意也噫至此而師生義之案始終離合之

實昭然畢著瑣誣細節皆在所略倘於清燕之間一
賜覽詳誣辭變說必莫逃於觀理之淵衷而向日所
教父師輕重益知其質聖人而無疑矣惟是時議之
所深持者在於擬書而殿下惑焉臣請單拈此事
逐條而辨之噫嘻殿下信以爲擬書多操切歟夫
臣師德性仁恕氣像和厚平日雖於敵以下未嘗不
以溫言和色加之而乃於師事之地唐突觸冒者豈
樂爲哉誠以時烈病根已痼護短成習自非單言片
辭曲意微諷所能動其萬一藥必瞑眩言必切至而
後庶可望其惕然警省克收省城之功若其言不能

盡一分則其誠便不能盡一分矣彼黨人者顧無以就辭分解而特見其箴語之剴直也爲之辭曰是挾憾而燥切也要爲時烈脫出之路夫所謂燥切云者執細以爲鉅推小以爲大巧證曲勘求過於無過之謂也今此擬書所論無非追先旨而述舊聞雙行並用猶是委曲宛轉底語而其積誠潛思滾滾瀉出要非一朝取辦於頰舌者則有何半分燥切之意態哉若謂師道尊嚴雖有過弟子不可諫諫則爲燥切是所謂龍逢比干爲揚君之過而從古直言極諫之士皆可謂燥切君父也豈理也哉黨人之言曰四十年

來曾無一言違拂墓文前後其人賢否何遽頓變又曰所見本自如此則既往父事者何心又求其親不朽之圖者何意夫臣師函席砭切之論固非後生所得得詳而已西以前父師之間規戒頻切固無事乎疊床然猶有武侯之戒晦翁之諫而遺札之傳示亦出寓箴之至意厥後時烈刻在罪中語涉忿憤則有夔夔之書行或室惕則有禮說之規輒皆直質而無隱及其本源之病漸次看破則發揮先人之遺志要畢師生之至義者終始懇懇一義皎然若其投劑之緩急固隨病而加減亦豈於平日書札預伏左契如

時烈之為哉且臣師於挾冊之始已承劇切之庭訓
則固未嘗以時烈為粹然無病而及其後來病源轉
深猶不及致疑於本源則不可以此輕虧師事之義
也師道既不改而先親執友惟此老見在則雖有病
痛不朽之托又何疑乎蓋宣舉嘗深病其氣質而亦
以先銘相托則臣師之意亦何異也及其墓文以後
漸疑所存而心術之呈露又多在於晚節則前後之
異觀在彼而不在此也向所稱鄭蘊之於仁弘平日
病痛亦非不知而廢母前後大節頓變故所以挺身
攻擊在於末年若以後來攻擊之甚致詰於當初服

事之誠則其果成說乎黨人之言曰墓文循其願則
擬書必不作果如是說則臣師於平日深知時烈之
不能受善迨其謁銘之時唯當承順無忤圖得諛筆
何苦而袖進遺札以觸其諱惡又當請改之際累砭
禮說之疑益使彼窘窒而忿耶臣師之意唯在體
先志而盡忠告而已初無所計較則擬書之作亦不
外於袖示遺札之本意也假使真挾墓文之憾何不
於在厄之日而發之於柄世攬權之際後七八年而
為之哉朴世采固當時公證而甲子一疏極明擬書
不由文字而出於為師之誠此輩不知君子用心之

公正輒以渠之小腹妄度如此亦何足責也黨人之
言曰托以論學專攻心術數十年函席曾不及此何
乃於情義既乖之後始爲此言云此與曾無違拂之
說大同小異噫從古聖賢之學心而已矣臣師致疑
於時烈者正在於此則專論本源固其宗旨蓋時烈
之始也血氣猶能收拾名義猶有顧畏亦不敢放恣
爲非粧點外面故其時時透露者皆認爲氣質之病
師席所講固在於變化之術而及其年邁氣衰學無
實得不惟氣質之病不能矯革而反有以長之心術
之隱遮掩不得則始悟向來病源正坐於此而特其

發見而覺悟者在於情義乖離之際耳今若以錯認
氣質看破不早歸咎於臣師則近之矣其黨人之尤
無倫者直以爲父師無輕重亦不可爲親而絕師此
固有 聖上輕重之訓而然猶就父師上分別耳師
之中亦自有輕重則父師之間固不論也蓋張子之
說曰師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
弟者有成就已身恩如天地父母者程子五服之等
蓋亦倣此永爲後世師生之準然以情義爲輕重者
猶以師生言也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而以義合者也
道旣無傳義難苟合則元不可以師生論也况以朋

日齊一詩後金卷之一
友兄弟之師誣辱天地父母之師無有餘地則為弟子者其可曰均是師門而共尊而並隆之乎今宣舉之所以為師淵源所承詩禮所傳譬諸鯉庭之教則元不可比同於他人之為師而時烈乃直加誣辱於宣舉殆無人理又其本源之疑師道已喪則至此而輕重亦非可論尚可擬議於顧復之地乎故臣師答朴世采書曰先人則父而師耳與尤翁之為師思義輕重不啻懸絕兩師之道不同則一取一舍勢所固然噫此等道理黨人輩安得以知之哉顧乃咻咻聒聒欲以師道突過於君父之大倫而父師輕重之教

又未免為所撓奪臣恐無父無君之禍自此輩始也所謂宣舉誣 聖祖之讒蓋函球唱之昌集和之而普澤特襲其餘論云云此下條辨誣說而與諸疏疊刪噫嘻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時烈既以多般醜說誣宣舉終不能成其罪則又暗粧誣 聖祖之案以為錦囊遺計其略曰尹宣舉自謂不復為盛德事如聞人成仁取義則甚不喜聞我 孝廟將伸大義則敢為非笑之言曰句踐詐矣延廣狂矣又譏我 孝廟盤樂怠傲渠之心欲其如宋高宗而我 孝廟明義之心如青天白日故渠甚惡之敢以不近理之說誣之其罪可

謂通於天矣尚忍言哉嗚乎臣亦曰尚忍言之哉宋按
相蓄憾於丁酉書激於西書故拈出兩書構成極罪使時烈早知宣舉有
此通天之罪則何不上告下諭聲義致討而強相准
諾於往復之札暗自存錄於篋笥之紙以伏他日之
蛾駭乎時烈尚且不憚爲此事其傳法之徒又何足
誅也噫嘻痛矣然所可幸者其徒無人此等手段盡
爲露出於是而獲行並用亦見其過與而使後人皆
知其本色天道之不容僞蓋如此矣嗚呼百世在前
千載在後公論之定豈無其日且程朱之大賢也而
乃係黨籍成李之宗儒也而名書天府則君子被誣

自古已然亦復何恨惟是吾君之明聖賢之賢邪
之辨晰於輕重之分而一朝爲黨人所蔽蔽如此將
受萬萬世評議臣竊痛心嗚呼 殿下今日縱不爲
宣舉父子地獨不爲國家爲世道乎道學者國家之
根本也吾東自文忠公鄭夢周倡道以來儒賢代出
此學相傳以扶元氣而壽國脉逮至先正臣李珥成
渾遠學醇行同德爲隣憲朝文明之治寔賴其力今
宣舉父子以成渾之外孫承李珥之餘派一脉誠正
之學實傳於此其道德造詣有非後學所可僭論而
兩世一節百年山河體正學任大哉屹然爲斯文世

通之重其有補於國家風教大矣乃以見忤時烈
一任讒誣毀其文斥其人未乃至於並奪累朝旌
召之身秩不顧國體公議之如何惟黨人是快吾道
亡之斯文墜矣天地間實學種子絕矣在黨人得矣
其於國家世道何哉况今衆正擯斥奸讒橫騖惟戕
賢毒正為務殆無所忌憚幾何不至於仁賢空虛社
稷傾危而莫之救也臣竊為之大懼也伏聖明
深加照察亟降明旨洞雪誣枉凡一切為讒人所撓
者皆還寢以光聖德以正其文

明齋先生年譜後錄卷之二

